儀禮釋宮
儀禮釋宮增注
兩宮鼎建記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儀禮釋官

李如圭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聚珍
版叢書墨海金壺守山閣叢書
及經苑皆收有此書聚珍本錄
自永樂大典故據以排印

儀禮釋宮提要

臣等謹案、儀禮釋宮一卷。宋李如圭撰。如圭既爲儀禮集釋。以發明經義、羽翼鄭康成注。又爲是書。以攷論古人宮室之制。體例仿爾雅。釋宮逐條之下。引經記注疏。詳加討論。如大夫士東房西室之說。雖仍舊注。而據聘禮賓館于大夫士。證其亦有右房。據鄉飲酒、及少牢饋食。證大夫士、亦有左房東房之稱。與天子諸侯、言左對右、言東對西者同。其攷證明晳、深得經意。發先儒之所未發。大抵類此。非以空言說禮者比也。攷朱子大全集。亦載其文。與此大略相同。惟無序引。宋中興藝文志、稱朱子嘗與之校定禮書。疑朱子固嘗錄如圭是篇。而集朱子之文者。遂疑爲朱子所撰。取以入集。猶蘇軾書劉禹錫語、題姜秀才課册。遂誤編入軾集耳。觀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于鄉飲酒禮。薦出自左房。聘禮。負右房。皆但存賈疏。與是篇所言不同。是亦不出諸子之一證也。古者宮室各有定制。歷代屢變。漸非其舊。如序、楹、楣、阿、箱、夾、牖、戶、當榮、當碑、之屬。讀儀禮者。倘不能備知其處。則于陳設之地、進退之位、俱不能知。甚或以後世之規模。臆測先王之度數。殊失其眞。是篇之作。誠治儀禮者之圭臬也。宋陳汝、嘗序集釋。刻之桂林郡學舍。兼刻是篇。今刻本不傳。惟永樂大典內全錄其文。別爲一卷。

題云李如圭儀禮釋宮蓋其所據猶爲宋本其間字句與朱子集中所載多增省不同處似彼爲初稾此爲定本今悉從永樂大典錄存以復如圭之舊焉乾隆四十二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侍講學士臣紀　昀

纂修官庶吉士臣戴　震

儀禮釋宮

宋 李如圭 撰

周之禮文盛矣。今僅見于儀禮。然去古既遠。禮經殘闕。讀禮者。苟不先明乎宮室之制。則無以攷其登降之節。進退之序。雖欲追想其盛而以其身揖讓周旋乎其間。且不可得。況欲求之義理乎。是本之于經。稽之于注。釋取宮室名制之可攷者。彙而次之。曰釋宮。

宮室之名制。不盡見于經。其可攷者。宮必南鄉。廟在寢東。寢廟皆有堂有門。其外有大門。案朱子大全集廟在寢東下。無寢廟二字。周禮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宮南鄉。而廟居左。則廟在寢東也。寢廟之大門。一曰外門。其北蓋直寢。故士喪禮注。以寢門爲內門。中門。凡既入外門。其向廟也。皆曲而東行。又曲而北。按士冠禮。賓立于外門之外。主人迎賓入。每曲揖。至于廟門。案儀禮廟皆作廟下同 注曰。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是也。

○又按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內。每門、每曲、揖。及廟門。賈氏曰。諸侯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每廟之前兩旁有隔牆。牆皆有閤門。諸侯受聘于太祖廟。太祖廟以西隔牆。有三入大門。東行至太祖廟。凡經三閤門。故曰每門也。大夫三廟。其牆與門亦然。故賓問卿大夫迎賓入。亦每門、每曲、揖。乃

及廟門。其說當攷。○大夫士之門。惟外門內門而已。諸侯則三。天子則五。庠序則惟有一門。鄉飲酒射禮。主人迎賓于門外。入門。卽三揖至階。是也。

堂之屋。南北五架。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之架、曰楣。

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注曰。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賈氏曰。中脊爲棟。棟南兩架。北亦兩架。案朱子大全集無棟南以下八字。棟前一架、爲楣。楣前接簷、爲庪。今見于經者。惟棟、與楣、而已。

○棟一名阿。按士昏禮。賓升、當阿、致命。注曰。阿、棟也。又曰。入堂深。示親親。賈氏曰。凡賓升皆當楣。此深入當棟。故云入堂深也。○又按聘禮。諸侯受聘于廟。賓升、亦當楣。賈氏曰。凡堂皆五架。則五架之屋。通乎上下。而其廣狹隆殺、則異耳。

後楣以北。爲室、與房。

後楣之下。以南爲堂。以北爲室、與房。房東、而室西。相連爲之。按少牢饋食禮。主人室中獻祝。祝拜于席上、坐受。注曰。室中迫狹。賈氏曰。棟南兩架。北亦兩架。于棟北楣下爲室。南壁而開戶。以楣後兩架之間爲室。故云迫狹也。昏禮賓當阿、致命。鄭云。入堂深。明不入室。是棟北、乃有室也。惟州序之制、則無室。按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注曰。序無室、可以深也。又禮。席賓南面。注曰。不言于戶牖之間

者。此射于序。賈氏曰。無室、則無戶牖、故也。此序之異于餘宮也。案朱子大全集無此句。釋宮曰。無室、曰榭。榭、卽序也。

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而已。

聘禮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聘。升受。負右房而立。大射儀。薦脯醢、由左房。是人君之房、有左右也。公食大夫禮記。筵出自東房。注曰。天子諸侯、左右房。賈氏曰。言左對右。言東對西。大夫士、惟東房西室。故直云房而已。然按聘禮。賓館于大夫士。君使卿、還玉于館也。賓亦退負右房。則大夫士、亦有右房矣。又鄉飲酒禮記。薦出自左房、少牢饋食禮。主婦薦自東房。亦有左房東房之稱。當攷。案賈氏以言左對右。言東對西。爲人君有左右房之證。李氏援聘禮之右房。鄉射禮記之左房。少牢饋食之東房。疑大夫士、亦有右房。亦有左房東房之稱。實足以訂正舊說之誤。又鄉射記籩豆出自東房。特牲饋食禮。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有司徹。宰夫、自東房薦脯醢。是大夫士、言東對西者。固不一。賈公彥以聘禮賓禮爲正。客館非大夫之廟。閻若璩尙書古文疏證引其說。辨之曰。下文公館賓。賓辟康成注。凡君有事于諸臣之家。車造廟門。乃下。賈疏云。以其卿館于大夫之廟。已不能捨前說之非。且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皆廟也。無別所爲館舍。惟侯氏覲天子。賜以舍。非廟。聘禮安得與之同。聘禮一篇。自卿致館。賓卽館。後有司入。陳。注云。入賓所館之廟。拜入。及廟門。注云。舍于大夫廟。卿館于大夫。注云。館者必于廟。不得從公彥曲說。江永鄉黨圖攷曰。天子至士。堂房室之制。有廣狹隆殺。堂後爲房室。左右房以夾室。使室居中。其制度當同。如大夫士。東房西室。恐不成制度。堂上設席。行禮當戶牖之間。賓席不得當東西之中。偏于西北一隅。非所以尊賓。大夫儐尸。尸席不當堂之中。亦非所以尊尸。皆因鄉飲酒義。言設尊賓主共之。及拘于四面之坐。以辭害意。故先儒有此說耳。

室中西南隅謂之奧。

邢昺曰室戶不當中而近東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

東南隅謂之窔。

郭氏曰窔亦隱闇。

東北隅謂之宧。

郭氏曰宧見禮。案爾雅云室東北隅謂之宧此云宧見禮有誤。

西北隅謂之屋漏。

詩所謂尙不愧于屋漏是也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案此下朱子大全集有孫炎曰當室日光所漏入也十一字。鄭謂當室之白西北隅得戶明者經止曰西北隅。

室南其戶戶東而牖西。

說文曰戶半門也牖穿壁以木爲交牕也月令正義曰古者窟居開其上取明雨因霤之是以後人名室爲中霤開牖者象中霤之取明也○牖一名鄉其扇在內按士虞禮祝闔牖戶如食間啓戶啓牖鄉注曰牖先闔後啓扇在內也鄉牖一名是也。

戶牖之間謂之依。案爾雅作扆古通用。

郭氏曰。牖東、戶西也。覲禮斧依亦以設之。于此而得依名。○士昏禮注曰。戶西者尊處以尊者及賓客位。故又曰客位。

戶東曰、房戶之間。

士冠禮注曰。房戶間者。房西、室戶東也。寢廟以室爲主。故室戶專得戶名。凡言戶者。皆室戶。若房戶。則兼言房以別之。○大夫士房戶之間。于堂爲東西之中。當兩楹間。按詩正義曰。鄉飲酒義云。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爲中也。又鄉飲酒禮。席賓于戶牖間。而義曰。坐賓于西北。則大夫士之戶牖間在西。而房戶間爲正中。明矣。人君之制。經無明誇。按釋宮曰。兩階間、謂之鄉。郭氏曰。人君南鄉。當階間。則人君之室正中。其西爲右房。而戶牖間設依處正中矣。月令正義曰。崔氏云。宮室之制。中央爲正室。正室左右爲房。蓋謂人君制也。案朱子大全集無月令以下二十九字。又按詩。斯干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箋曰。天子之寢、左右房。異于一房者之室戶也。正義曰。大夫惟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與房相近。天子諸侯。既有右房。則室當在其中。其戶正中。比一房者之室戶爲西。當攷。案江永鄉黨圖攷曰。大夫士之制。亦當有左右房。鄉飲于

摩。亦如其制。設尊于房戶之間。而賓席在尊西。主人在阼階上。爲近東。即是賓主共之。不必謂在東西之中。然後爲共也。主人在阼。介在西階上。爲東西。僎在尊東。爲東北。賓在戶牖間。以阼階上視之。即爲西北。不必謂在西北隅。然後爲西北也。其實賓席宜在中南鄉。衆賓席以次繼而西。僎者鄉之。卿大夫來觀禮。有無不定。本無四面之坐。象四時之說。倘無觀禮之僎。豈四方缺一方、四時缺一時乎。作義者以臆說禮。泥其文。遂有大夫士東房西室之說。斯干詩西南其戶。謂或西其戶。或南其戶。猶南東其畝。或南其畝。或東其畝也。蓋此詩。言作燕寢。其制度、不必與正寢同。大夫士、雖有東西房。而陳器服及婦人行禮。常在東房。經有直言房者。省文耳。非謂止有一房。不必言東也。

房戶之西曰房外。

士昏禮。母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母左。士冠禮。尊于房戶之間。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注曰。謂尊東也。是房戶之西。得房外之名也。○房戶之東。其南當阼階。見賈氏釋士冠禮。案此條朱子大全集作房之戶。于房南壁。亦當近東。士昏禮注、曰、北堂。在房中半以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戶與隅間。隅間者。蓋房東西之中兩隅間也。房中之東。其南爲夾。洗直房戶。而在房東西之中。則房戶在房南壁之東偏可見矣。凡八十四字。其語蒙溷不可通。概言房南壁之東偏。幾疑在序外直夾矣。若云房戶在序內之壁。近東偏。則可耳。

房中半以北曰北堂。有北階。

士昏禮記。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注曰。北堂。房中半以北。賈氏曰。房與室。相連爲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按特牲饋食禮記。尊兩壺于房中。西牖下南上。內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北上。宗婦、

在內賓之北。案朱子大全集訛作內賓在宗婦之北。乃云北堂。又婦洗在北堂。而直室東隅。是房中半以北。爲北堂也。○婦洗在北堂。而士虞禮主婦洗足爵于房中。則北堂亦通名房中矣。○大射儀工人士、與梓人升下自北階。注曰。位在北堂下。則北階者北堂之階也。

堂之上東西有楹。

楹、柱也。古之築室者。以垣墉爲基。而屋其上。惟堂上有兩楹而已。楹之設。蓋于前楣之下。按鄉射禮曰。射自楹間。注曰。謂射于庠也。又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物者。畫地爲物。射時所立處也。堂、謂庠之堂也。又曰。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物、北面揖。豫、卽序也。鉤楹、繞楹也。物當棟而升。射者、必鉤楹內。乃北面就物。則棟在楹之內矣。物當楣而升。射者、由楹外北面就物。又鄭氏、以爲物在楹間。則楹在楣之下也。○又按釋宮曰。梁上楹謂之梲。梲、侏儒柱也。梁、楣也。案爾雅梁廇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梲。又曰。楣謂之梁。梁廇乃左右縱者。楣乃前後橫者。雖同有梁之名。而縱橫異。侏儒柱在梁廇上。以承棟。不得在楣。此引爾雅釋宮失其實。侏儒柱、在梁之上。則楹、在楣之下。又可知矣。

堂東西之中曰兩楹間。

公食大夫禮致豆實陳于楹外。簠簋陳于楹內。兩楹間。言楹內外矣。又言兩楹間。知凡言兩楹間者。不必與楹相當。謂堂東西之中耳。

南北之中曰中堂。

聘禮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注曰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賈氏曰後楣以南爲堂。堂凡四架。前楣與棟之間爲堂南北之中。公當楣拜訖更前北侵半架受玉故曰入堂深也。按東楹之間侵近東楹。非堂東西之中。而曰中堂。則中堂、爲南北之中明矣。○又按士喪禮注曰中以南、謂之堂。賈氏曰堂上行事非專一所。若近戶即言戶東戶西。近房即言房外之東房外之西。近楹即言東楹西楹。近序即言東序西序。近階即言東階西階。其堂半以南無所繼屬者即以堂言之。祝、淅米于堂是也。

堂之東西牆謂之序。

郭氏曰所以序別內外。

序之外爲夾室。

公食大夫禮大夫立于東夾南。注曰東于堂。賈氏曰序以西、爲正堂。序東、有夾室。今立于堂下當東夾是東于堂也。○又按公食禮宰東夾北西面。賈氏曰位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特牲饋食禮豆籩鉶在東房。注曰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則東夾之北通爲房中矣。室中之西與右房之制無明文。東夾之北、爲房中。則西夾之北蓋通爲室中。其有兩房者則西夾之北通爲右房也歟。

夾室之前曰廂。案儀禮作箱古通用。亦曰東堂、西堂。

覲禮記注曰。東廂、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特牲饋食禮注曰。東堂、西堂、東西夾、之前。近南耳。賈氏曰。西堂。卽西廂也。釋宮曰室有東西廂。曰廟。郭氏曰。夾室前堂。是東廂。亦曰、東堂。西廂。亦曰、西堂也。○釋宮又曰。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按書顧命。路寢有西夾。士喪禮。死于適寢。主人降襲絰于序東。注曰。序東。東夾前。則正寢。亦有夾與廂矣。釋宮所謂無東西廂者。或者謂廟之寢也。與○凡無夾室者。則序以外。通謂之東堂、西堂。按鄉射禮。射于庠序。而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大射儀。射于射宮。而君之弓矢。適東堂。大射之東堂。卽鄉射之東序東。以其無夾與廂。故東序東。直謂之東堂也。○此東西堂。堂各有階。按雜記。夫人奔喪。升自側階。注曰。側階、旁階。奔喪曰。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注曰。東階、東面階也。賈氏釋燕禮曰。東面階。西面階。婦人之升東西階者。蓋東堂之階。其西堂。則有西面階也。

東堂下。西堂下。曰堂東。堂西。

大射儀。賓之弓矢。止于西堂下。其將射也。賓降。取弓矢于堂西。堂西。卽西堂下也。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記曰。饎爨在西壁。則自西壁以東。皆謂之西堂下矣。○又按大射儀。執冪者。升自西階。注曰。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立于房中。則東堂下。可以達北堂也。

堂角、有坫。

士冠禮注曰。坫、在堂角。賈氏釋士喪禮曰。堂隅、有坫。以土爲之。案江永鄉黨圖攷曰。堂之四隅。卽爲坫。非別有土爲之也。反坫。以反爵。崇坫。以康圭。乃是燒土爲之。

或謂堂隅、爲坫也。

堂之側邊曰堂廉。

按鄉飲酒禮設席于堂廉。注曰。側邊、曰廉。喪大記正義曰。堂廉。堂基南畔。廉稜之上也。又按鄉射禮。衆弓倚於堂西。矢在其上。注曰。上堂西廉。則堂之四周。皆有廉也。

升堂兩階。其東階。曰阼階。

士冠禮注曰。阼。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也。○每階有東西兩廉。聘禮。饔鼎設于西階前。當內廉。此則西階之東廉。以其近堂之中。故曰、內廉也。○士之階三等。按士冠禮。降三等、受爵弁。注曰。下至地。賈氏曰。匠人云。天子之堂九尺。賈馬以爲階九等。諸侯堂宜七尺。階七等。大夫宜五尺。階五等。士宜三尺。故階三等也。○兩階、各在楹之外。而近序。按鄉射禮。升階者。升自西階。繞楹而東。燕禮。媵爵者二人。升自西階序。進東楹之西。酌散。交于楹北。注曰。楹北。西楹之北。則西階。在西楹之西矣。士冠禮。冠于東序之筵。而記曰。冠于阼。喪禮。攢置于西序。而檀弓曰。周人殯于西階之上。故知階近序也。

堂下至門。謂之庭。三分庭一。在北設碑。

聘禮注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知陰陽也。賈氏釋士昏禮曰。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按聘禮歸饔餼醯醢夾碑。米設于中庭。注曰。庭、實固當中庭、言中庭者。南北之中也。列當醯醢南。列米在醯醢南。而

當庭南北之中則三分庭一在北設碑可見矣○聘禮注又曰設碑近如堂深堂深謂從堂、廉北至房室之壁也三分庭一在北設碑而碑如堂深則庭、蓋三堂之深也○又按鄉射之侯去堂三十丈大射之侯去堂五十四丈則庭之深可見而君大夫宮室隆殺之度亦從可推矣

堂塗謂之陳

郭氏曰堂下至門徑也其北屬階其南接門內霤按凡入門之後皆三揖至階昏禮注曰三揖者至內霤、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賈氏曰至內霤、將曲者至門內霤主人將東賓將西賓主相背時也既曲、北面者賓主各至堂塗北行向堂時也至內霤而東西行趨堂塗則堂塗、接于霤矣既至堂塗、北面至階而不復有曲則堂塗直階矣○又按聘禮饔鼎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注曰當階內廉辟堂塗也西階之東廉爲內廉陪鼎在饔鼎之後設之當西階內廉以辟堂塗案朱子大全集無當階內廉四字及西階之東以下二十六字則堂塗、在階廉之內矣案此句有訛舛既云當西階內廉以辟堂塗則堂塗正直階當云則階內廉在堂塗之內矣朱子大全集與此同誤○鄉飲酒禮注三揖又曰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陳、卽堂塗也

中間屋爲門門之中有闑案中間屋之間朱子大全集誤刻門

士冠禮曰席于門中闑西閾外注曰闑、橛也玉藻正義曰闑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釋宮曰樴在地者

謂之臬。郭氏曰。卽門橛也。然則闑者。門中所豎短木、在地者也。其東、曰闑東。其西、曰闑西。

門限、謂之閾。

釋宮曰。栨、謂之閾。郭氏曰。閾、門限。邢昺曰。謂門下橫木。爲內外之限也。○其門之兩旁木。則謂之棖。棖闑之間。則謂之中門。見禮記。

閤、謂之扉。

邢昺曰。閤、門扇也。其東扉。曰左扉。○門之廣狹。按士昏禮曰。納徵儷皮。記曰。執皮左首隨入。注曰。爲門中阨狹。賈氏曰。皮皆橫執之。門中阨狹。故隨入也。匠人云。廟門、容大扃七个。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七个。二丈一尺。彼天子廟門。此士之廟門。降殺甚小。故云阨狹也。推此。則自士以上。宮室之制雖同。而其廣狹、則異矣。

夾門之堂。謂之塾。

釋宮曰。門側之堂。謂之塾。郭氏曰。夾門堂也。門之內外。其東西、皆有塾。一門而塾四。其外塾南鄉。按士虞禮陳鼎在門外之右。匕俎在西塾之西。注曰。塾有西者。是室南鄉。又按士冠禮擯者、負東塾。注曰。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則內塾、北鄉也。○又按月令祀竈注曰。席于門之奧。正義曰。神位在西。席于門外、西室之奧也。門外之室有奧。則門室之制。蓋亦如堂之室矣。案朱子大全集無此四十七字。○凡門之內。兩塾之間。

謂之宁。按聘禮賓問卿大夫迎于外門外。及廟門。大夫揖入。擯者請命。賓入、三揖竝行。注曰。大夫揖入者。省內事也。既而俟于宁也。凡至門內霤。爲三揖之始。上言揖入。下言三揖竝行。則俟于霤南門內兩塾間。可知矣。李巡曰。宁、正門內、兩塾間。義與鄭同。謂之宁者。以人君門外有正朝。視朝、則于此宁立、故耳。○周人門與堂、脩廣之數。不著于經。按匠人云。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堂脩謂堂南北之深。其廣則益以四分脩之一也。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者。門堂通謂門與塾。其廣與脩。取數于堂。得其三之二。室三之一者。兩室與門。各居一分也。此夏后氏之制。周人門堂之制。蓋亦如此云。

門之內外。東方、曰門東。西方、曰門西。

特牲饋食禮注曰。凡鄉內。以入爲左右。鄉外。以出爲左右。士冠禮注又曰。出以東爲左。入以東爲右。以入爲左右。則門西爲左。門東爲右。鄉飲酒禮。賓入門左。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是也。以出爲左右。則門東爲左。門西爲右。士冠禮。主人迎賓出門左。西面。士虞禮。側享于廟門外之右。是也。闌東曰闌右。亦自入者言之也。○天子諸侯門外之制。其見于經者。天子有屏。諸侯有朝。按覲禮。侯氏入門右。告聽事。出自屏南適門西。注曰。天子外屏。釋宮曰。屏、謂之樹。郭氏曰。小牆。冨門中曲。禮正義曰。天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諸侯內屏。屏在路門之內。此侯氏出門。而隱于屏。則天子外屏明矣。釋宮又曰。門屏之間。謂之宁。謂宁、在門之內。屏之外。此屏、據諸侯內屏而言也。案原本脫之間至此屏凡十六字。據朱子大全集補。諸侯路寢門外。則有正朝。大

門外。則有外朝。按聘禮。夕幣于寢門外。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注曰。寢門外朝也。入告。入路門而告。賈氏曰。此路門外。正朝之處也。是正朝、在寢門外也。聘禮又曰。賓死、介復命。柩止于門外。若介死。惟上介造于朝。注曰。門外。大門外也。必以柩造朝。達其忠心。又賓拜饔餼于朝。注曰。拜于大門外。賈氏曰。大門外。諸侯之外朝也。賓拜于朝。無入門之文。則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明矣。是外朝。在大門外也。諸侯三朝。其燕朝在寢。燕禮是也。正朝、與外朝、之制度。不見于經。蓋不可得而攷矣。

寢之後。有下室。

士喪禮記。士處適寢。又曰。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注曰。如今之內堂。正寢聽朝事。賈氏曰。下室、燕寢也。然則士之下室、于天子諸侯。則爲小寢也。春秋傳曰。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廟北。其寢。廟之寢也。廟寢、在廟之北。則下室。在適寢之後。可知矣。○又按喪服傳曰。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賈氏釋士昏禮曰。異宮者。別有寢。若不命之士。父子雖大院同居。其中亦隔別。各有門戶。則宮之中。又有異宮也。

自門以北。皆周以牆。

聘禮釋幣于行。注曰。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檀弓正義曰。毀宗躐行。毀西邊牆、以出柩也。士喪禮。爲奠于西牆下。注曰。西牆、中庭之西。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

記曰。饋饔在西壁。注曰。堂之西牆下。按門之西有牆。則牆屬于門矣。西牆、在中庭之西。則牆周乎庭矣。西壁、在西堂下。則牆周乎堂矣。○牆者。墉壁之總名。室中謂之墉。昏禮。尊于室中北墉下。是也。房與夾。亦謂之墉。冠禮。陳服于房中、西墉下。聘禮。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是也。堂上、謂之序。室房與夾、謂之墉。堂下、謂之壁。謂之牆。其實一也。隨所在而異其名耳。○室下之壁。闈門在焉。按士冠禮。冠者降。適東壁。見于母。注曰。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士虞禮。賓出、主人送。主婦亦拜賓。注曰。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于闈門之內。闈門。如今之東西掖門。釋宮曰。宮中之門。謂之闈。郭氏曰。謂相通小門也。是正門之外。又有闈門、而在旁壁也。

人君之堂屋。爲四注。大夫士。則南北兩下而已。

士冠禮。設洗、直于東榮。注曰。榮、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爲夏屋。燕禮。設洗、當東霤。注曰。人君爲殿屋也。按攷工記。殷人四阿重屋。注曰。四阿。若今之四注屋。殷人始爲四注屋。則夏后氏之屋。南北兩下而已。周制。天子諸侯。得爲殿屋四注。卿大夫以下。但爲夏屋兩下。四注。則南北東西、皆有霤。兩下。則惟南北有霤。東西有榮。是以燕禮、言東霤。而大夫士禮。則言東榮也。霤者。說文曰。屋水流也。徐鍇曰。屋檐滴處。榮者。說文曰。屋梠之兩頭起者。爲榮。又曰。相齊謂之檐。楚謂之梠。郭璞注上林賦曰。南榮。屋南檐也。義與說文同。然則檐之東西兩頭起者。曰榮。謂之榮者。爲屋之榮飾。謂之屋翼者。言檐角之軒

張如翬斯飛也。士喪禮升自前東榮。喪大記降自西北榮。是屋有四榮也。○門之屋雖人君亦兩下。爲之燕禮之門內霤、則門屋之北霤也。○凡屋之檐亦謂之宇。按士喪禮爲銘、置于宇西階上。注曰宇、梠也。說文曰宇、屋邊也。釋宮曰檐、謂之樀。郭氏曰屋梠。邢昺曰屋檐一名樀一名梠。又名宇。皆屋之四垂也。宇西階上者。西階之上上當宇也。階之上當宇。則堂廉、與坫亦當宇矣。特牲饋食主婦視饋爨于西堂下。注曰南齊于坫。其記又注曰南北直屋梠是也。階上當宇。故階當霤。鄉射禮記磬階間縮霤是也。縮、從也。霤以東西爲從。故曰縮霤。此霤謂堂之南霤也。

此其著于經、而可攷者也。

禮經雖亡缺。然于覲見天子之禮。于燕、射、聘、食、見諸侯之禮。餘篇、見大夫士之禮。宮室之名制。不見其有異。特其廣狹隆殺。不可攷耳。按書、顧命。成王崩于路寢。其陳位也。有設斧依、牖間。南鄉。則戶牖間也。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東西序也。西夾南嚮。則夾室也。東房西房。則左右房也。賓階面。阼階面。則兩階前也。左塾之前。右塾之前。則門內之塾也。畢門之內。則路寢門也。兩階阹。則堂廉也。東堂西堂。則東西廂也。東垂、西垂、則東西堂之宇階上也。側階。則北階也。又曰。諸侯出廟門俟。則與士喪禮、殯宮曰廟、合也。然則鄭氏謂天子廟、及路寢、如明堂制者。蓋未必然。明堂位與攷工記、所記明堂之制度者。非出于舊典。亦未敢必信也、○又按書多士傳曰。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

房、西房、北堂。各三雉。公、侯、七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二雉。伯、子男、五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士、三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有室、無房堂。注曰。廣、榮間相去也。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高、穹高也。此傳說房、堂、及室。與經亦不合。然必有所自。姑存之。以備參攷。

儀禮釋宮增註

江永撰

本館據指海本排
印初編各叢書僅
有此本

四庫全書提要

儀禮釋宮增註一卷。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書取朱子儀禮釋宮一篇。案釋宮本李如圭之書。誤編於朱子集中。永作此書之時。永樂大典尚未刪於世。故不知非朱子之筆。今仍其原書所稱而附著其誤於此。爲之詳註。多所發明補正。其稍有出入者。僅一二條。而考證精密者。居十之九。如鄭註謂大夫士無左右房。朱子疑大夫士亦有西房而未決。考詩正義曰。鄉飲酒義。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爲中。又鄉飲酒禮。席賓于戶牖間。鄉飲酒義曰。坐賓于西北。則大夫士之戶牖間在西。而房戶間爲正中明矣。此大夫士無西房之顯證。永乃謂賓坐戶牖間。主人自阼階上。望之若在西北。故云坐賓於西北。其實在北而正中。不知鄉飲酒義又云。坐介于西南。坐僎于東北。若以永說推之。則鄉飲酒禮註所謂主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其東西正相向者。自主人望介乃在西而不在西南也。鄉飲酒禮所謂僎席在賓東者。自主人望僎乃在北而不在東北也。其說殊有難通。且鄉飲酒義亦云。主人坐于東南。卽知坐賓西北。自據堂之西北。非主人之西北明矣。又詩斯干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戶。鄭箋謂天子之寢左右房。異于一房者之室戶也。永謂詩南東其畝。謂或南其畝。或東其畝。與此西南其戶。語勢正同。此燕寢室內。或開西戶以達於東房。考燕寢西戶之制。不見

於經。玉藻曰君子之居恆當戶寢恆東首。則燕寢也。而註以當戶爲嚮明。則燕寢之戶南嚮也。卽以漢制考之。漢書龔勝傳云勝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若爲西向之戶。則入戶卽東行矣。然則燕寢戶皆南嚮。同於正寢西嚮之說。略無所據也。其他說謂東夾西夾不當稱夾室。雜記大戴禮夾室二字。乃指夾以室言之。本各一處。註疏連讀之。故相沿而誤。又謂門屏之間曰宁。乃路門之外屏樹之內。邢疏前說爲得。其後說又以爲路門之內則誤。又謂李巡爾雅註宁正門外兩塾間。乃與詩之著義同。非門屏間之宁也。如此之類。不可殫舉。其辨訂俱有根據。足證前人之誤。知其非同影響剽掇之學矣。

儀禮釋宮增註

清　婺源江　永愼修撰

宮室之名制。不盡見於經。其可攷者。宮必南鄉。廟在寢東。皆有堂有門。

周禮。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小宗伯職文。鄭注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又禮記祭義亦有此文。注云。周尙左。按宗廟人道宜居左。社稷神道宜居右。諸侯制度亦同。宮南鄉而廟居左。則廟在寢東也。按南鄉取鄉明而治之義。大夫以上。固當如此。士之宮廟。或有迫於地勢。不得南鄉者。亦必以前爲南。後爲北。左爲東。右爲西。寢廟之大門。一曰外門。其北蓋直寢。與寢南北相當。故士喪禮注以寢門爲內門中門。寢門之內爲殯宮。倚廬在中門外之左。凡旣入廟門。其向廟也。皆曲而東行。又曲而北。案士冠禮。賓立於外門之外。主人迎賓入。每曲揖。至於廟門。注曰。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是也。又案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內。每門每曲揖。及廟門。賈氏曰。諸侯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每廟之前兩旁有隔牆。兩門之間有隔牆南北列之。牆皆有閤門。牆中央通門。諸侯受聘于太祖廟。太祖廟以西隔牆有三大門。東行至太祖廟。凡經三閤門。故曰每門也。大夫三廟。其牆與門亦然。故賓問大夫迎

賓入。亦每門每曲揖乃及廟門。其說當考。儀禮經傳通解注云。按江都集禮。宗廟之制。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與此疏之說不同。未知孰是。按舊說。晉博士孫毓之議也。朱子中庸或問及禘祫議皆從之。當以此疏爲是。如昭穆以次而南。則不得有每門矣。大夫士之門。惟外門內門而已。諸侯則三。天子則五。天子五門。皋門爲郭門。在外朝之南。其次庫門。雉門。應門。路門。諸侯三門。庫雉路。舊說惟魯有庫雉。他國諸侯皆皋。應路者非是。庠序則惟有一門。鄉飲酒射禮。主人迎賓于門外。入門卽三揖至階是也。

堂之屋。南北五架。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之架曰楣。

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注曰。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音技。賈氏曰。中脊爲棟。棟前一架爲楣。楣前接簷爲庪。今見於經者惟棟與楣而已。棟一名阿。案士昏禮。賓升。當阿致命。注曰。阿。棟也。又曰。入堂深。示親親。賈氏曰。凡賓升皆當楣。此深入當棟。故曰入當深也。又案聘禮。公升亦當楣。賈氏曰。凡堂皆五架。則五架之屋。通乎上下。而其廣狹隆殺則異爾。

後楣以北爲室與房。

後楣之下。以南爲堂。以北爲室與房。室與房東西相連爲之。案少牢饋食禮。主人室中獻祝。祝拜于席上坐受。注曰。室中迫狹。賈氏曰。棟南兩架。北亦兩架。棟北楣下。爲室南壁而開戶。以兩架之間爲室。故

云迫狹也。昏禮。賓當阿致命。鄭云。入堂深。明不入室。是棟北乃有室也。序之制則無室。案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注曰。序無室可以深也。又禮席賓南面注曰。不言於戶牖之間者。此射于序。賈氏曰。無室則無戶牖故也。釋宮曰。無室曰榭。卽序也。

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而已。

聘禮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聘。升受。負右房而立。大射儀。薦脯醢出左房。是人君之房有左右也。公食大夫禮記。筵出自東房。注曰。天子諸侯左右房。賈氏曰。言左對右。言東對西。大夫士惟東房西室。故直云房而已。然按聘禮。賓館于大夫士。君使卿還玉于館也。賓亦退負右房。則大夫亦有右房矣。又鄉飲酒禮記。薦出自左房。少牢饋食禮。主婦薦自東房。亦有左房東房之稱。當攷。按堂後室居中。左右有房。上下之制宜皆同。若東房西室。則室戶牖偏西。堂上設席行禮。皆不得居中。疑古制不如此。且鄉飲酒。賓皆專席。若偏于西。則西序以東。爲地無多。不能容衆賓矣。左房無北墉。有北堂北階。異於右房。故凡陳器服及婦人立位。常在此。經或省文單言房。卽知是東房。非謂無西房右房也。而經與記。亦有言左房東房。右房者。婦上下同制可知。自天子降殺至士。士亦左右房。其室雖迫狹。亦自足以行禮。必不至甚迫狹也。先儒東房西室之說。由鄉飲酒義而誤。辨見後。

室中西南隅。謂之奧。

邢昺曰。室戶不當中而近東。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

東南陬謂之窔。烏弔切。

郭氏曰。窔亦隱闇。既夕記云。朔月。童子執帚掃室。聚諸窔。

西北隅謂之屋漏。

詩所謂尙不愧于屋漏。是也。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曰。當室日光所漏入也。鄭謂當室之白。西北隅得戶明者。經止曰西北隅。按西北隅亦謂之屏。見士虞禮及特牲饋食禮。注云。屏。隱也。

東北隅謂之宧。音夷。舊脫此句及注。今補。又室中央爲中霤。見下注。

郭氏曰。宧見禮。亦未詳。按禮無宧。未知郭說何據。

室南其戶。戶東而牖西。

說文曰。戶。半門也。牖穿壁以木爲交窗也。月令正義曰。古者窟居。開其上取明。雨因霤之。是以後人名室爲中霤。開牖者。象中霤之取明也。牖一名鄉。其扇在內。案士虞禮。祝闔牖戶。如食間。啓戶啓牖鄉。注曰。鄉先闔後啓。扇在內也。鄉牖一名。是也。按詩塞向墐戶傳云。向北出牖也。又士喪記。瘞東首於北墉下。喪大記作北隱下。注云。一作北墉下。鄭亦不破牖字之非。則室固有北牖亦名鄉也。

戶牖之間謂之依。音倚。按爾雅作扆。

郭氏曰。窗東戶西也。覲禮斧扆。亦以設之於此而得扆名。士昏禮注曰。戶西者尊處。以尊者及賓客位于此。故又曰客位。士冠禮記。醮于客位。

戶東曰房戶之門。

士冠禮注曰。房西室戶東也。寢廟以室爲主。故室戶專得戶名。凡言戶者。皆室戶。若房戶則兼言房以別之。大夫士房戶之間。於堂爲東西之中。案詩正義曰。鄉飲酒義云。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爲中也。又鄉飲酒禮。席賓于戶牖間。而義曰。坐賓于西北。則大夫士之戶牖間在西。而房戶間爲正中明矣。按設尊于堂。除燕大射外。房戶之間。是設尊之常處。非必謂賓主共之也。義又謂四面之坐象四時。亦附會之說。僕席在東北。其來否不定。如無僕。豈四時缺一時乎。賓坐戶牖間。主人自阼階上望之若在西北耳。其實在北而正中。非西北也。舊說泥此義。遂有大夫士東房西室之說。非是。人君之制。經無明證。案釋宮曰。兩階間謂之鄉。郭氏曰。人君南鄉當階間。則人君之室正中。其西爲右房。而戶牖間設扆處正中矣。按大夫士亦以戶牖間爲正中。又案詩斯干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箋曰。天子之寢左右房。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正義曰。大夫士唯有一東房。故室戶偏

東與房相近。天子諸侯既有右房。則室當在其中。其戶正中。比一房之室戶爲西當攷。今按詩東南其畝。謂或南其畝。或東其畝。與此西南其戶語勢正同。西南其戶。謂或西其戶。或南其戶。非謂室之一戶也。蓋此詩言作燕寢。故後言莞簟寢興。占夢生子。燕寢之制不必與正寢同。室固南其戶矣。東房之隅。或開一戶以達于室之窔。則是西其戶。天子作室。不假對大夫士而言西南其戶也。孔說非是。

房戶之西曰房外。

士昏禮記。母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母左。士冠禮。尊于房戶之間。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注曰。謂尊東也。是房戶之西。得房外之名也。房之戶於房南壁。亦當近東。案士昏禮注曰。北堂在房中半以北。南北直室東陬。東西直房戶與隅間。隅間者。蓋房東西之中。兩隅間也。房中之東。其南爲夾。洗直房戶而在房東西之中。按東西直房戶與隅間。謂直房戶與房東南隅之間。是洗當房戶稍西。非直房戶。又不在房東西之中。則房戶在房南壁之東偏。可見矣。按房戶實在房南壁偏西。非偏東也。但房外有東序。房戶近東序。若偏東耳。西戶則偏東。

房中半以北曰北堂。有北階。

士昏禮記。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注曰。北堂、房中半以北。賈氏曰。房與室相連爲之房。無北壁。故得北

堂之名。案特牲饋食禮記。尊兩壺於房中西墉下。南上。內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內賓在宗婦之北。乃云北堂。又婦洗在北堂而直室東隅。是房中半以北爲北堂也。婦洗在北堂。而士虞禮注。婦洗足爵于房中。則北堂亦通名房中矣。大射儀。工人士與梓人升下自北階。注曰。位在北堂下。則北階者、北堂之階也。按北階。顧命謂之側階。側者、特也。然則西房無階有北壁。

堂之上。東西有楹。

楹、柱也。古之築室者。以垣墉爲基而屋其上。堂基築土爲之。按朱子答羅鄂州社壇說云。中原土密。雖城壁亦不用磚。然則古人築土爲堂。不用磚石。堂上作垣墉。不多用木材者。由土密故也。古制多在中原。惟堂上有兩楹而已。楹之設。蓋於前楣之下。案鄉射禮曰。射自楹間。注曰。謂射於庠也。又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物、畫地爲物。射時所立處也。堂、謂庠之堂也。又曰。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物北面揖。豫、卽序也。鉤楹、繞楹也。物當棟而升。射者必鉤楹內。乃北面就物。則棟在楹之內矣。物當楣而升。射者由楹外北面就物。又鄭氏以爲物在楹間。則楹在楣之下也。楹之枘入于楣。而楣梁楹上也。又案釋宮曰。梁上楹謂之梲。梲、侏儒柱也。按釋宮云。梐謂之閾。梖謂之楔。楣謂之梁。此門上之橫梁也。與堂上之楣同名。又云。梁廇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梲。此宗廟之梁。當作于東西序之上。前接前楣。後接後楣。其上各作侏儒柱以承棟。棟乃得高

起。若前楣之梁。樸桷架其上。不用侏儒柱矣。釋宮因楣已見前。故不再言堂上之楣。郭釋宋廉爲屋大梁者。非是。此所引亦誤以爲前楣之梁。而梲之制遂因之以誤。故考正。侏儒柱在梁之上。則楹在楣之下。又可知矣。

堂東西之中曰兩楹間。

公食大夫禮。致豆實陳于楹外。簠簋陳于楹內。兩楹間。言楹內外矣。又言兩楹間。知凡言兩楹間者。不必與楹相當。謂堂東西之中爾。

南北之中曰中堂。

聘禮。受玉於中堂與棟楹之間。注曰。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賈氏曰。後楣以南爲堂。堂凡四架。前楣與棟之間。爲南北堂之中。公當楣拜訖。更前北侵半架受玉。故曰入堂深也。案東楹之間。侵近東楹。非堂東西之中。而曰中堂。則中堂爲南北之中。明矣。又案士喪禮注曰。中以南謂之堂。賈氏曰。堂上行事。非專一所。若近戶卽言戶東戶西。近房卽言房外之東。房外之西。近楹卽言東楹西楹。近序卽言東序西序。近階卽言東階西階。其堂半以南。無所繼屬者。卽以堂言之。祝淅米于堂。是也。

堂上東西牆謂之序。

郭氏曰。所以序別內外。序之南頭曰序端。

序之外謂之夾室。按夾室當作東夾西夾說見下。

公食大夫禮。大夫立于東夾南。注曰。東於堂。賈氏曰。序以西爲正堂。序東有夾室。今立于堂下。當東夾是東於堂也。按序外之室。儀禮及顧命皆言東夾西夾。未有言夾室者。蓋此處所夾者堂。不可謂之夾室。注疏或有言夾室者。因雜記下。釁廟章及大戴禮釁廟篇而誤耳。雜記云。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又云。夾室中室。此夾室二字本不連。夾與室是二處。室謂堂後之室也。室是事神之處。釁廟不可遺。先儒讀者誤連之。則事神之室胡獨不釁。而序外夾堂之處。謂之夾室。亦名不當物矣。當正其名曰東夾西夾。又案公食禮。宰東夾北西面。賈氏曰。位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特牲饋食禮。豆籩鉶在東房。注曰。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則東夾之北。通爲房中矣。室中之西。與右房之制。無明文。東夾之北爲房中。則西夾之北。蓋通爲室中。其有兩房者。則西夾之北。通爲右房也歟。按東夾西夾之北。各有房。壁隔之。與房東房西相當。不與房相通也。夾又名爲達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閣者庋食之物也。夾又名爲个。左傳。豎牛實饋于个而退是也。

夾室之前曰箱。亦曰東堂西堂。

覲禮記注曰。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特牲饋食禮注曰。西堂西夾之前近南耳。賈氏曰。即西箱也。釋宮曰。室有東西箱曰廟。郭氏曰。夾室前堂是東箱。亦曰東堂。西箱亦曰西堂也。釋宮又曰。無東西箱。有室曰寢。案書顧命疏。寢有東夾西夾。士喪禮。死于適寢。主人降襲絰于序東。注曰。序東。東夾前。則

正寢亦有夾與廂矣。釋宮所謂無東西廂者。或者謂廟之寢也歟。按左右達。天子於此置閣以庋食物。則燕寢且有夾與廂矣。其無東西廂者。當爲廟之寢。凡無夾室者。則序以外。通謂之東堂西堂。案鄉射禮。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大射儀。君之弓矢適東堂。大射之東堂。卽鄉射之東序東也。此東西堂各有階。案雜記云。夫人奔喪。升自側階。注曰。側階、旁階。奔喪曰。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注曰。東階、東面階。東面階、則東堂之階。其西堂有西面階也。按大夫士之廟與正寢。當無旁階。蓋人君五階。大夫士三階。宜以此爲降殺也。奔喪篇言婦人奔喪。升自東階。謂人君之婦人耳。如大夫士之婦人奔喪。當升自北階。

東堂下。西堂下。曰堂東堂西。

大射儀。賓之弓矢。止于西堂下。其將射也。賓降取弓矢于堂西。堂西卽西堂下也。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記曰。饎爨在西壁。則自西壁以東。皆謂之西堂下矣。又案大射儀。執冪者升自西階。注曰。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立于房中。則東堂下可以達北堂也。按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亦當由北堂下達于西堂下。婦人不由前也。

堂角有坫。

士冠禮注曰。坫在堂角。賈氏釋士喪禮曰。堂隅有坫。以土爲之。或謂堂隅爲坫也。坫以土爲之。卽是堂隅之土。非別爲一物也。若人君

有反坫以反爵。天子有崇坫以充圭。則是別爲一物。或燒土爲之。

堂之側邊曰廉。

鄉飲酒禮。設席于堂廉。注曰。側邊曰廉。喪大記正義曰。堂廉、堂基南畔廉稜之上也。又案鄉射禮。衆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注曰。上堂西廉。則堂之四周皆有廉也。

升堂兩階。其東階曰阼階。按西階亦謂之賓階。見顧命。

士冠禮注曰。阼、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也。每階有東西兩廉。聘禮。饔鼎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此則西階之東廉。以其近堂之中。故曰內廉也。按階之兩廉。又謂之戺。鉏里切。顧命。四人綦弁執戈。夾兩階戺。玉篇、廣韻、皆曰砌也。砌當以石爲之。張衡東京賦所謂玉階金砌是也。玉與金美其名耳。書注謂戺爲堂廉。非也。又釋宮、樞達北方謂之落時。落時謂之戺。此戺名同實異。士之階三等。案士冠禮。降三等受爵弁。注曰。下至地。賈氏曰。匠人云天子之堂九尺。賈馬以爲階九等。諸侯堂宜七尺。階七等。大夫宜五尺。階五等。士宜三尺。故階三等也。兩階各在楹之外而近序。案鄉射禮。升階者。升自西階。繞楹而東。燕禮。媵爵者二人。升自西階。序進東楹之西。酌散交于楹北。注曰。楹北、西楹之北。則西階在西楹之西矣。士冠禮。冠于東序之筵。而記曰冠于阼。喪禮。欑置于西序。而檀弓曰周人殯于西階之上。故知階近序也。

堂下至門謂之庭。三分庭一在北設碑。

聘禮注曰。宮必有碑。賈疏曰。案諸經云三揖者。鄭注皆云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若然。士昏及此聘禮。是大夫士廟內皆有碑矣。鄉飲酒鄉射言三揖。則庠序之內亦有碑矣。祭義云。君牽牲麗于碑。則諸侯廟內有碑。明矣。天子廟及庠序有碑可知。但生人寢內不見有碑。雖無文。兩君相朝。燕在寢。豈不三揖乎。明亦當有碑矣。所以識日景。知陰陽也。知。鄭注本作引。疏曰。觀碑景邪正。以知日之早晚。又觀碑景南北長短。日南至。景最長。陰盛也。日北至。景最短。陽盛也。二至之間。景之盈縮。陰陽進退可知。碑之材。用石爲之。朱子儀禮注云。注內引字。疑當作別。今按碑取日景而引之。引字疑不誤。賈氏釋士昏禮曰。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案聘禮歸饔餼。醯醢夾碑。米設于中庭。注曰。庭實固當庭中。言中庭者。南北之中也。列當醯醢南。列米在醯醢南而當庭南北之中。則三分庭一在北可見矣。聘禮注又曰。設碑近如堂深。堂深謂從堂廉北至房室之壁。三分庭一在北設碑。而碑如堂深。則庭蓋三堂之深也。又按鄉射之侯。去堂三十丈。大射之侯。去堂五十四丈。則庭之深可知。而其降殺之度。從可推矣。

堂塗謂之陳。

郭氏曰。堂下至門徑也。按釋宮。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郭引詩。中唐有璧。然則廟中又有中唐。其爲庭之中塗歟。璧甎也。唐與陳。皆用甎爲之。陳亦見詩。不入我陳。是也。其北屬階。其南接門內霤。案凡入門之後。皆三揖至階。昏禮注曰。三揖者。至內霤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賈氏曰。至內霤將曲者。至門內霤。主人將東賓將西賓主相背時也。既曲北面者。賓主各至堂塗北行。向堂時也。

至內霤而東西行。趨堂塗。則堂塗接於霤矣。既至堂塗北面至階。而不復有曲。則堂塗直階矣。又案聘禮。饔鼎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注曰。壁、堂塗也。則堂塗在階廉之內矣。鄉飲酒禮注三揖曰。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陳卽堂塗也。

中門屋爲門。門之中有闑。

士冠禮曰。席于門中闑西閾外。注曰。闑、橛也。玉藻正義曰。闑、門之中央所豎木短也。按釋宮。橛謂之闑。郭云門閫非也。閾者門之限。即所謂閾非闑也。闑以短木爲之。亦可去之。士喪禮。重出自道。蓋重出時去其闑也。闑之下謂之道。釋宮曰。樴在地者謂之臬。郭氏曰。卽門橛也。然則闑者、門中所豎短木在地者也。按釋宮云。樴謂之杙。在牆者謂之㮚。在地者謂之臬。後別云橛謂之闑。則在地之臬與門橛之闑似不同。臬與槷通。蓋若匠人置槷以縣者是也。其東曰闑東。其西曰闑西。按聘禮賈疏門有兩闑者非是。

門限謂之閾。

釋宮曰。杙、丁結切。謂之閾。郭氏曰。閾、門限。邢昺曰。謂門下橫木爲內外之限也。亦謂之梱。與閫通。其門之兩旁木。則謂之棖。釋宮。棖謂之楔。李巡曰。謂梱上兩旁木。棖闑之閒。則謂之中門。見禮記。

閎謂之扉。

邢昺曰。閎、門扉也。其東扉曰左扉。按玉藻。閒月則閎門左扉。立于其中。此謂暫閎耳。非常閎左扉也。又釋宮。所以止扉謂之閎。郭云。門辟旁長橛也。左傳曰。高其閈閎。閎長杙。即門橛也。按閎當樹于門中以止門。不得在門旁。又門扉有楓。謂之椳。其持楓而達于北方以爲固者。謂之落時。門之廣狹。案士昏禮曰。納徵儷皮。記曰。執皮左手隨入。注曰。隨入爲門中阨狹。賈氏曰。皮皆橫執之。門中阨狹。故隨入也。匠人云。廟門容大扃七箇。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七箇二丈一尺。彼天子廟門。此士之廟門。降殺甚小。故云阨狹也。推此則自士以上。宮室之制雖同。而其廣狹則異矣。按匠人又云。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注云。路門者、大寢之門。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三丈三尺。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此門丈六尺五寸。又云。應門二徹參个。注云。正門謂之應門。謂朝門也。二徹之內八尺。三个二丈四尺。按此諸門之廣。皆并兩扉言之也。不言皋門庫門雉門。意者其猶應門與。匠人又云。王宮門阿之制。五雉。注。阿、棟也。雉高一丈。疏云。謂門之屋兩下爲之。其脊高五丈也。又禮器。天子諸侯臺門。謂門上起土爲臺。而雉門之旁。更有兩觀。謂之象魏。又謂之闕。皆作宮室爲之。以其在東西之偏。亦謂之辟也。

夾門之堂謂之塾。

釋宮曰。門側之堂謂之塾。郭氏曰。夾門堂也。門之內外。其東西皆有塾。一門而塾四。其外塾南鄉。案士虞禮。陳鼎門外之右。七俎在西塾之西。注曰。塾有西者是室南鄉。又案士冠禮。擯者負東塾。注曰。東塾

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則內塾北鄉也凡門之內兩塾之間謂之宁案聘禮賓問卿大夫迎于外門外及廟門大夫揖入擯者請命賓入三揖並行注曰大夫揖入者省內事也既省俟于宁也凡至門內霤爲三揖之始上言揖入下言三揖並行則俟于霤南門內兩塾間可知矣李巡曰宁正門內兩塾間義與鄭同謂之宁者以人君門外有正朝視朝則於此宁立故耳按正門內兩塾間此迎賓時暫立之處耳本不可謂之宁此宁字猶詩之著非釋宮及曲禮之宁也釋宮曰門屏之間謂之宁門者路門也屏者近正門之屏也曲禮曰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自朝此宁亦王日視朝之位其位必近路門蓋朝羣臣朝諸侯表著之位甚多非正門內兩塾間所能容雖大夫視私朝宁立亦必近寢門必不於外門內兩塾間也故羣間暫立之處不可謂之宁

周人門與堂脩廣之數不著於經案匠人云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堂脩謂堂南北之深其廣則益以四分脩之一也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門堂通謂堂與塾其廣與脩取數於堂得其三之二室三之一者兩室與門各居一分也以夏后氏之制推之則周人之門殺於堂之數亦可得而推矣按門堂室既殺堂無房夾與北階之制天子諸侯禘祭謂之祊舊說祊之禮當於門外之西室然室甚狹宜賓尸於門之西堂

門之內外東方曰門東西方曰門西

特牲饋食禮注曰凡鄉內以入爲左右鄉外以出爲左右士冠禮注又曰出以東爲左入以東爲右以入爲左右則門西爲左門東爲右鄉飲酒禮賓入門左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是也以出爲左右則門

東爲左門西爲右士冠禮主人迎賓出門左西面士虞禮側亨于廟門之右是也闑東曰闑右亦自入者言之也天子諸侯門外之制其見於經者天子有屏諸侯有朝案覲禮侯氏入門右告聽事出自屏南適門西注曰天子外屏此天子廟外之屏也明堂位以疏屏爲天子之廟飾則諸侯之廟外內皆無屏釋宮曰屏謂之樹郭氏曰小牆當門中禮記謂之旅樹樹之於道也曲禮正義曰天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諸侯內屏屏在路門之內按孔氏此說非也凡屏皆當設於正門之中外故記旅樹與臺門相連天子以應門爲正門屏在應門之外諸侯以雉門爲正門屏在雉門之內若路門之外內皆無屏司士掌朝儀路門左右諸臣王還而揖之是無屏也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即位未見有屏此侯氏出門而隱於屏則天子外屏明矣此以廟門外之屏例應門也釋宮又曰門屏之間謂之宁謂宁在門之內屏之外此屏據諸侯內屏而言也按郭注人君視朝所宁立處邢氏曰謂路門之外屏樹之內人君視朝宁立之處此說得之然則當云宁在門之外屏之內不得云門內屏外也邢氏又云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以此推之則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則又沿曲禮疏而誤與其前說自違異使天子設屏在路門外而近應門則屏在應門內非外屏乃內屏矣總之屏之外內以正門別不以路門別諸侯路寢門外則有正朝大門外則有外朝案聘禮夕幣于寢門外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注曰寢門外朝也入告入路門而告賈氏曰此路門外正朝之處也是正朝在寢門外也聘禮又曰賓死介復命柩至于門外若介死惟上介造于朝注曰門外大門外也必以柩造朝達其中心又賓拜饔餼于朝注曰拜於大門外賈氏曰大門外諸侯

之外朝也。賓拜於朝。無入門之文。則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明也。是外朝在大門外也。按天子諸侯皆以庫門爲大門。大門外之朝。惟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及聽獄訟則視之。非有故不視也。記云、夫士下公門。晉語云。絳之富商韋藩木楗而過於朝。則外朝平時。臣民皆可往來。朝士注以漢司徒府大會殿擬之。仍非其制。外朝無宮室也。三朝惟路寢有堂。餘皆平地。雉門外無朝。諸侯三朝。其燕朝在寢。燕禮是也。正朝與外朝之制度。不見於經。蓋不可得而考也。聘禮夕幣受命。略見正朝之制。平時視朝。諸臣面位當如燕時。

寢之後。有下室。

士喪禮記。士處適寢。又曰。朔月若薦新。則不饋於下室。注曰。下室如今之內堂。正寢聽事。賈氏曰。下室燕寢也。然則士之下室。於天子諸侯則爲小寢也。春秋傳曰。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寢廟當連作之。此因地迫狹。故廟寢異處。其寢、廟之寢也。廟寢在廟之北。則下室在適寢之後。可知矣。又案喪服傳曰。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賈氏釋士昏禮曰。異宮者、別有宮。若不命之士。父子雖大院同居。其中亦隔別各有門戶。則下室之外又有異宮也。大夫有側室。見內則。

自門以北皆周以牆。

聘禮釋幣于行。注曰。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檀弓正義曰。毀宗躐行。毀廟西之邊牆以出柩也。士喪禮。爲垼于西牆下。注曰。西牆、中庭之西。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記曰。饎爨在西壁。注曰。西壁、堂之西牆下。案門之西有牆。則牆屬於門矣。西牆在中庭之西。則牆周乎庭矣。西壁在牆之下。則牆周乎堂矣。按天子諸侯外爲都宮。則東西牆包乎宗廟社稷及官舍之在宮內者也。牆者、墉壁之總名。室中謂之墉。冠禮陳服于房中西墉下。聘禮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是也。堂上謂之序。室房與夾謂之墉。堂下謂之壁。謂之牆。其實一也。隨所在而異其名爾。堂下之壁。闈門在焉。案士冠禮。冠者降適東壁見于母。注曰。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士虞禮。賓出主人送。主婦亦拜賓。注曰。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於闈門之內。闈門加今東西掖門。釋宮曰。宮中之門謂之闈。郭氏曰。謂相通小門也。是正門之外又有闈門。而在旁壁也。按冠者適東壁見母。則闈門在東壁之北隅。而西壁當無闈門。宮中闈門相通。或可隨便開之。考工記闈門容小扃參个。天子廟之闈門也。廣六尺。

人君之堂屋爲四注。大夫士則南北兩下而已。

士冠禮。設洗直于東榮。注曰。榮、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爲夏屋。燕禮。設洗當東霤。注曰。人君

爲殿屋也。案考工記。殷四阿重屋。注曰。四阿若今之四注屋。按自秦漢以下始稱殿。古但言四阿而已。重屋當有重霤。明堂位所謂復廟重檐者也。又檀弓池視重霤。謂飾棺之池。如生時宮室之制。霤所以承水而流之。天子四面有霤。諸侯三霤。大夫南北二霤。士惟南面一霤。殷人始爲四注屋。則夏后氏之屋。南北兩下而已。檀弓言封之若夏屋。是南北兩下也。夏屋蓋因夏后氏而名。周制。天子諸侯得爲殿屋四注。卿大夫以下。但爲夏屋兩下。四注則南北東西皆有霤。兩下則唯南北有霤。而東西有榮。是以燕禮言東霤。而大夫士禮則言東榮也。霤者。說文曰。屋水流也。徐鍇曰。屋檐滴處。榮者。說文曰。屋梠之兩頭起者爲榮。又曰。屋、齊謂之檐。楚謂之梠。郭璞注上林賦曰。南榮、屋南檐也。義與說文同。然則檐之東西起者曰榮。謂之榮者。爲屋之榮飾。謂之屋翼者。言其軒張如翬斯飛耳。士喪禮。升自前東榮。喪大記。降自西北榮。士喪禮作降自後西榮。是屋有四榮也。士喪禮又曰。設于序西南。當西榮。士虞禮曰。設洗于西階西南。注云。亦當西榮。門之屋雖人君亦兩下爲之。燕禮之門內霤。則門屋之北霤也。凡屋之檐。亦謂之宇。案士喪禮。爲銘置于宇西階上。注曰。宇梠也。說文曰。宇屋邊也。釋宮曰。檐謂之滴。郭氏曰。屋梠。邢昺曰。屋檐之名。檐一名梠。又名宇。皆屋之四垂也。宇西階上者。西階之上。上當宇也。階之上當宇。則堂廉與坫亦當宇矣。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注曰。南齊于坫。其記又注曰。南北直屋梠是也。階上當宇。故階

當霤。鄉射禮記。磬階間縮霤是也。霤以東西爲從。古曰縮霤。此霤謂堂之南霤也。

此其著於經而可考者也。

禮經雖亡闕。然於覲見天子之禮。於燕射聘食見諸侯之禮。餘則見大夫士之禮。宮室之名制。不見其有異。特其廣狹降殺不可考耳。案書顧命。成王崩於路寢。其陳位也。有設斧扆牖間南鄉。則戶牖間也。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東西序也。西夾南嚮。則夾室也。東房西房。則左右房也。賓階面阼階面。則兩階前也。左塾之前。右塾之前。則門內之塾也。畢門之內。則路寢門也。兩階戺。則堂廉也。階戺說見前。東堂西堂。則東西箱也。東垂西垂。則東西堂之宇階上也。疑大夫士無東西垂之階。說見前。側階則北階也。又曰。諸侯出廟門俟。則與士喪禮殯宮曰廟合也。然則鄭氏謂天子廟及路寢如明堂制者。蓋未必然。按鄭氏之說。因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而誤。此必不然者也。

明堂位與考工記所記明堂之制度者。非出于舊典。亦未敢必信也。又案書多士傳曰。天子之堂廣九雉。二十七丈。三分其廣。以二爲內。十八丈。五分內以一爲高。三丈六尺。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九丈。按堂廣九雉。東西房各三雉。則室亦當三雉。何以不言室而言北堂。與經不合。公侯七雉。二十一丈。三分廣以二爲內。十四丈。五分內以一爲高。二丈八尺。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三丈。

伯子男五雉。十五丈。按周制公一等侯伯一等子男一等。三分廣以二爲內。十丈。五分內以一爲高。二丈。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三丈。士三雉。九丈。三分廣以二爲內。六丈。五分內以一爲高。一丈二尺。有室無房堂。與經不合。且大夫與士亦宜有異。注曰。廣榮間相去也。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高穹高也。此傳說房堂及室與經亦不合。然必有所據。姑存之以備參攷。

朱子殿屋廈屋說 附錄

殿屋五間。前皆爲堂。後爲房室。中間之前爲兩楹間。後爲室。東間之前。爲東楹之東。又少東爲阼階。上少北爲東序。後爲東房。西間之前。爲西楹之西。又少西爲賓階。上少北爲西序。後爲西房。序卽牆也。本註設位在東西序者。負牆而立也。其南爲序端。東序之東。西序之西爲夾。本註亦謂之廂。又說文云廂、廊也。廊、東西序也。此亦可。但疑序字下脫一外字。其前爲東西堂。其後爲東西夾室。按兩夾本名夾也。以其屋言之。亦可曰夾室。但非謂堂後之室。夾外之廉爲側階。房後爲北階。本註此其地之盤也。按西房之後當無北階。說見前。其棟則中三間爲一棟。橫指東西至兩序之上而盡。按兩序上當有室廳之梁。指前後楣梁上起侏儒柱以承棟。棟不加於序上也。遂自此處分爲四棟。邪指四隅。上接

橫棟下與霤齊。本註此其上棟之制所謂四阿也。其宇則橫棟前後。卽爲南北兩下。橫棟盡外。卽爲東西兩下。四橫之旁。卽各連所向而下。四面榱桷。覆堂廉出階外者。謂之廡。本註說文云廡堂下周屋也。說見後。其屋盡水下處。謂之霤。本註此其下宇之制也。

廈屋按廈屋本謂夏后氏之屋後人加厂作廈俗字也。則前五間。後兩間。本註無西房。堂中三間之後只分爲兩間東房西室。按此舊說也辯見前。其餘並如殿屋之制。但五間皆爲橫棟。棟之前後皆爲兩下之宇。橫棟盡外。有版下垂。謂之搏風。按搏風之版所以掩東西當實著之非懸而下也似不得言下垂。搏風之下。亦爲兩廡。接連南北。以覆側階。按大夫士宜無側階說見前。但其廡亦不出搏風之外耳。本註儀禮疏云卿大夫爲廈屋其宇兩下而四周之。

殿屋四阿。連下爲廡。四面之檐。其水皆多。故其檐皆得以霤爲名。廈屋南北兩下之廡。與殿屋同。故其檐亦謂之霤。東西兩廡則但爲腰檐。不連棟下。又不出搏風之外。雖或有水。亦不能多。故但爲之榮。謂之翼。而不得以霤名也。本註榮翼乃接檐之名。疏乃直指搏風誤矣。按四阿之屋。其檐之四角。恐亦當竦起。其如翬斯飛之勢。與榮無異。但因東西有霤。故以霤別之。非謂四隅之檐皆竦下也。此又當知之。

按古人宮室之制。門旁有塾。自塾至堂。無屋以連之。倘雨沾服失容。不得成禮矣。堂下兩旁之屋。今人謂之廡。正說文所謂堂下周屋者也。厥以前經傳子史未見有廡字。蓋後人始作廡。乃有此字。庭有廡可避雨。此後世制度勝前人處。若堂上東西檐下。似不得名廡也。

兩宮鼎建記

賀仲軾錄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兩宮鼎建記序

自古公忠爲國之臣。不有其身曷論名。鄉愿不顧護名甚周乎。然使鄉愿爲國。人情止期乎調停。物論止期乎諧合。巧使吾身成忠信廉潔之名。而不顧國家受破冒屑越之害。又奚賴焉。吾於年友賀養敬所類錄其尊公鳳山先生。名盛璫。爲繕郎時。諸所經畫。讀之而重有感也。詳味其語意。若重惜人臣本爲國竭忠盡瘁。一意圖節省。而更得糜費貪婪之名。以不職論去。是非命耶。余曰。人臣患不爲國竭忠盡瘁。一意圖節省耳。使誠有此志。糜費貪婪之名。不職論去。已蚤自知有此。何也。朝廷建大工。莫大於乾清、坤甯兩宮。所費金錢。有原例可援。乃先生獨省九十萬。夫此九十萬何以省也。是力爭之中璫垂涎之餘。同事染指之際者也。割中璫之羶。而形同事之涅。不善調停人情而諸合物論。莫甚于此。乃先生竟不暇計。直孤行一意而赤矢此心者爲主。幹國之忠重而徇私營祿之念輕也。夫如是。身自可以圖利圖名圖美官而故不屑爲。而又何言命耶。卽命之權誠重。然當其時。孤行一意赤矢此心。雖使命撓我以利以名以美官。先生亦當與命抗而不受矣。故吾謂忠臣爲國不言名。忠臣爲國不言命。嗚呼。爲國如鳳山賀先生者可也。

萬歷戊午夏五。年家晚生邱兆麟題。

夫士所貴於持身。則在植節矣。臣所貴于致主。則在盡力矣。節植之謂志士。力盡之謂能臣。人或有言。持身致主之際。患心不能自滿耳。心苟卽安。豈憂不知哉。嗟乎。是殆未深知士之有命也。夫士豈直以升沈言命哉。嘗觀古稱豪傑。豈皆絕異而不可幾及。或亦猶是人也。乃且有鉛刀冒莫邪之鋒。康瓠係周鼎之品矣。則以事之所任者重。而時之所履者順。于是乎幸居其成者有之。若夫忠知之人。苟不得用于天下國家之大事。而徒以猥瑣羈豪傑之身。將峻節孤忠。亦直瓦礫視之耳。幾見能于尋常中。具豪傑之品題哉。故曰有命也。先公筮仕起曹。日惟土木是司。夫土木亦臣職也。司空之官。古鳲鳩氏之任。第以郎署効奔走。則簿書期會。非有關于朝廷之輕重。縱云竭忠盡知。迨程功課績。直一土木而已矣。雖然。苟官修其職。土木何不可盡瘁。惟是財欲節而目之以費。守實介而歸之以貪。于是始知任事有甚難者。先公之于土木。其大者乃在兩宮。而先公之顚躓亦以是役。計先公于兩宮之費。直七十萬有奇。而冒不白之疑以鉅萬。夫于金穴中守介節。恆人不信。而以七十萬竣兩宮。恆人尤不信。乃七十萬確有可稽。而先公獨加以不韙之名。何也。廉于國而貪于身。論人者豈眞有別術度人哉。勞則亡矣。節亦晦焉。是先公之命也夫。先公以一官謝知遇。亦何憾何求。獨念士人起家遇主。亦欲尺寸自樹。先公半生砥礪。半生辛苦。竟埋沒于土木中。是可傷也。假令以先公之才知。用以當古豪傑之所難。則綜理經管。何必非盤錯之試。狐鼠瓜李。何必非是非之叢。履危機而塞漏巵。何必非利害之會。以其所備嘗試諸所難措。豈遂不足以効一割。無如其竟如斯也。用力與古人同。收効與古人異。所處之勢然矣。是以曰有命也。謫守一郡。又渺乎小矣。

嘔心傾膽于廟堂之上。祇結怨而不見知。況欲從千百郡縣中。顯循良之貞哉。或曰。國家設立起部二百年。未有以難告。且隨事可以樹奇。何必不起部。蓋公自難也。是非利害。皆公之所自鵠也。且往例有徵。不可循乎。嗚呼。例將焉循而可。前乎例、則爲三殿增官增賦。是一例也。兩宮之役。先公不能援也。後乎例、則爲兩宮創造者以七十萬竣工。而受成者以百十萬尾後。是又一例也。然則例將焉循而可。先公不善循例。因不善樹奇。徒以省易怨。置身于是非利害中。卒受其黜闇。是先公之拙也已。悲夫傷哉。先公已矣。壯年精力。盡用以供萋菲。二十餘年之通籍。僅完土木一事而不克善其後。是以重悲先公之不遇也。非謂起部誤先公。謂先公竟以起部誤。不得以其可用之才力。馳騁于古豪傑之會。磊磊落落。方軌前人。乃亦拮据。亦擔當。亦執守。竟亦沈落。人亦孰知土木之中果有峻節孤忠之士哉。是以歸咎于命也。蓋所感在升沈之外也。用是土木之事。輯成一帙。就中苦心猶有諱而不敢盡言。遺而不及盡識者。存其槩可也。萬歷歲次丙辰。仲秋之吉。不孝男仲軾泣血書。

兩宮鼎建記卷上

明　賀仲軾養敬錄

萬歷二十四年。鼎建乾清、坤甯兩宮。公以繕司郎中。身當其任。事體重大。工費浩繁。創建之始。千條萬緒。措手爲難。乃將本部堂司儲貯歷年大小工程題議疏稾。盡數檢閱。時當五月末旬。炎蒸如火。舊卷爲塵漸漬。土灰盈頭眯目。殊所不堪。然不得其詳。不敢止也。然卷多殘缺。心如火熾。復向工科署科事給事中楊公應文。將本科貯本部一應疏稾。自嘉靖三十六年修三殿起。至本年春季止。日給五册。閱訖再換。就中凡係建修。盡數手錄五百餘紙。令書辦抄眞。共六册四百餘葉。除小小關係。幷可裁酌者。不開外。

一、查得三殿川湖貴採木事例。總理則欽差侍郎劉公伯躍、副都御史李公憲卿。分理則添註郎中盧公孝達等二員。副使張公佑等二員。鼎建兩宮。公題採楠杉等木。止責成撫按。一官不遣。

一、三殿該吏部給事中劉贊題。各省直丁地內。歲加四派銀一百萬兩。特差御史林騰蛟、唐自化等員攢鼎建兩宮。公止取給事例銀兩。尙有贏餘。分銀不忍加派百姓。

一、三殿採浙直鷹架平頭等木。欽差郎中吳道直李方。至蘇州燒金磚。欽差郎中戴懃。鼎建兩宮。公具題

以銀二萬兩發江南而鷹平至。以銀二萬兩發蘇州而金磚至。以銀二萬發徐州而花斑石至。未嘗添註一官。

一、三殿大石窩採石。欽差侍郎黃光昇總理。而分理又差二主事。理刑又差一主事。鼎建兩宮。公具題止差主事郭知易。官不勞而石至。

一、三殿中道階級大石。長三丈。闊一丈。厚五尺。派順天等八府民夫二萬造旱船拽運。派同知通判縣佐貳督率之。每里掘一井。以澆旱船資渴飲。計二十八日到京。官民之費。總計銀十一萬兩有奇。鼎建兩宮。大石。御史劉景晨亦有僉用五城人夫之議。公用主事郭知易議。造十六輪大車。用騾一千八百頭拽運。計二十二日到京。計費銀七千兩而縮。

一、三殿拽運木石車騾。盡派順天等八府。鼎建兩宮。公具題造官車一百輛。召募殷實戶領車拽運。計日計騾給值。其官造車價。每輛原銀一百兩。題準每年扣其運價二十兩。以五年爲率。官銀固在。一民不擾。

一、三殿夫匠。取之河南、山東、山西等處。鼎建兩宮。公俱給見錢召募。

一、三殿金磚顏料。派之雲南、南京、廣東。鼎建兩宮。公俱召商買辦。

一、琉璃磚瓦等項。共燒一百七十萬而縮。計兩宮片瓦不少。止用九十七萬有奇。計剩七十餘萬。

一、兩宮自萬歷二十四年七月初十日開工起。至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計乾清宮、坤甯宮、交泰殿、暖殿、

披房、斜廊、乾清、日精、月華、景和、隆福等門圍廊房一百一十間。幷帶造神霄殿、東裕庫、芳玉軒堅櫃二百四十座。板箱二千四百箇。通共用銀七十二萬有奇。內鑄錢用銀十二萬兩。積出銀四萬兩。實用庫銀六十八萬兩有奇。

一、每銀一兩。鑄錢六百九十文。市上每錢四百五十文換銀一兩。給與夫匠工食。則以五百五十文作銀一兩。每銀一兩收利一百四十文。然當時止給夫匠。令小委官按名給散。鋪車灰窯。一概不給。蓋夫匠雖日散十萬錢。然人止得三二十文。散之概給。若鋪車灰窯。動領數十萬錢。積之一處。蓋錢散之則貴。壅之則賤。此必然之勢。其後錢七百文乃值銀一兩。或亦概給之過也。

一、二火黃銅用二十一萬斤。該價銀二萬二千兩。商人沈應元等稟稱。買銅卽賠數千兩不惜。然銅數若此。一時豈能驟辦。乞寬假。容往南京收買。公謂工程急如星火。兩都往返淹遲。時日豈能有待。查得丁字庫銅積如山。中貴者主之。乃命商人持一帖求之中貴云云。然費不過二百金。勿論二萬二千兩之帑金不出。而事亦咄嗟辦矣。

一、公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陞湖廣參議命下。節愼庫貯營繕司銀。除借與屯田司十二萬兩、都水司九萬兩、虞衡司三萬兩外。見在銀九十三萬兩有奇。親手付之繼任者。令其接續積存。以爲殿門工程之用。蓋以兩宮就緒之費。斷不加于創始。別工煩多之費。斷不加于兩宮。按兩宮之迹而行之一二年。則三門之工。綽有餘用。不謂公去未幾而庫藏若掃。由斯以觀。公之謫也。不亦宜乎。戶兵二部應協濟銀各三十萬未用。

一、兩宮初興鑽刺請托。蟻聚蜂屯。公一概峻絕外。至于見之牘奏。如四川差內官採木。則有百戶李綸改臨清窯于武清通州內官監督則有指揮林朝棟百戶張文學採五臺山沿邊樹木則有西河王公俱具稟呈堂題覆。仰藉聖明。一切報罷。惟有徽州府木商王天俊等千人。廣挾金錢。依托勢要。鑽求劄付買木十六萬根。勿論夾帶私木。不知幾千萬根。即此十六萬根木。逃稅三萬二千餘根。虧國庫五六萬兩。公深鑑前弊。極力杜絕。夫俊等極力鑽求。內倚東廠。外倚政府。先捏駱金源妄奏。奉旨工部知道。幸工科給事中徐公觀瀾抄參。公得呈堂立案不行。前商復令吳雲卿出名再奏。而買木之特旨下矣。于時奸商人人意得氣揚。謂爲必得之物。可要挾而取之。傍觀者明知其不可。亦莫能爲公計。部堂亦竊笑曰。不看賀郎中執到底耶。公乃呼徽商數十人跪于庭。謂之曰。爾自謂能難我耶。我如不能制爾。爾則笑我矣。今買木既奉特旨。我何敢違。然須有五事明載劄付中。今明告爾。勿謂我作暗事也。一不許指稱皇木希免各關之稅。蓋買木官給平價。即是交易。自應行抽分各主事。木到照常抽分。一不許指稱皇木。磕撞官民船隻。如違。照常賠補。一不許指稱皇木。騷擾州縣。派夫拽筏。一不許指稱皇木。攙越過閘。一木到張家灣。部官同科道。逐根丈明。具題給價。見今不給預支。于是各商失色。僉曰。必如此。則劄付直一幅空紙。領之何用。公曰。爾欲劄。我但知奉旨給劄耳。劄中事。爾安得禁我不行開載。各商知公不可奪。又懼此事一行。後日路絕。遂皆不願領劄。向東廠倒賊矣。于是東廠大怒。遣緝役緝公事于原籍中。而不悅者從傍煽禍。必欲置公於危地。此時公禍在不測。未幾。東廠死。政府免。公私慶。若徼天倖。然而竟不免矣。

兩宮鼎建記卷中

鼎建兩宮。除事可徑行。并難形紙筆。與瑣瑣小事不載外。其□□條陳奉有明旨者。略具于左。

一、議徵逋員。查催各省直拖欠本部四司科。

一、議協濟。查得嘉靖三十八年興舉大工。戶、兵二部各協濟三十萬兩。其贓罰并內外文武缺官俸薪、契稅、商稅等錢。合無咨行戶、兵二部并各省直撫、按嚴查確數。酌量解用。南京庫銀。亦查見在若干。咨數前來。以備不敷取用。後工興止取足事例銀兩。

一、議開事例。查得預建壽宮。曾開事例。今大工肇舉。仍宜廣開。除州縣佐貳首領。係親民官。遵例不許加納外。其應納某某等項。咨行吏、禮、兵三。查部例開款具題。通行各省直撫、按出示曉諭告納。至于民間巨室。比照舊例。進銀五百兩者。給與官帶。一千兩者。遙授七品京銜。有司俱竪坊禮待。仍免雜差。

一、議鑄錢。照得銀一錢。鑄錢六十九文。給散各役。止照時估。大約五十五文爲率。每銀一兩。剩錢一百四十文。則發銀萬兩可積銀二千五百餘兩矣。亟宜付行虞衡司寶源局鼓鑄。本司按季酌量發銀。如錢貴則行賤則止。務俾官民兩利。

一、查庫料等項。照得雜料勢所必用。合無通行兩京甲字等庫。明開數目。某項若干。足備大工應用則已。如果不足。預行處辦。以防臨期急用不敷。

一、議分工。照得工程重大。差官衆多。若必合爲一工。則意見參差。彼此掣肘。吏書浸潤。致起紛爭。殊于大工有礙。合無將應修處所。均勻搭配。司官與內監提督各二員分管一工。明示賞罰。工堅費省。完工最早者受上賞。則彼此相形。人思自效。

一、議楠木。照得南杉大木。產在川、貴、湖、廣等處。差官採辦。非四五年不得到京。工興在卽。用木爲急。其南京等處。或有大木。咨行火急查報。見貯灣廠神木廠者。勅內官監提督會同部官。將見在木植。計算數目。先盡乾淸宮、坤甯宮。次配殿宮門。均勻搭配。務俾足用。其斗稍裝修等項。只以頑頭標皮幷截下半段等木湊用。不許混開于大木之內。以圖侵冒。然各廠大木不多。一時取用殆盡。後一不繼。何以區處。合無查照先年土官進木加級事例。通行川、貴、湖、廣等處撫按。諭令各宣慰等官採木恭進。照例加級賞賚。其土夷巨商力能採賣者。彼處撫按卽以本部料銀幷贓罰等銀從厚給值。但不許輕擾邊民。以生事端。

一、議采石。照得合用石料。萬倍別工。舊差多官總理。衆手操觚。彼此掣肘。吏書唆構爲奸。弊孔莫可究詰。合無專責管山主事。量撥小委官以供役使。但部臣位卑權輕。有司玩視文移。多束高閣。似宜假以舉勅之權。其通墊道路。採木造置畢船。幷合行事宜。有司抗違誤事者。參奏重處。

一、議車戶。照得工程重大。合用木石。不知其幾。乃在官車戶。僅僅九家。即竭產破家。置買車騾。亦不敷用。合無通行順天等府州縣。并在京富民。廣行召募。查照先年題准事例。官給車騾。其裝載木石工食銀兩、計工計日算給。如該管人役侵漁致逃者。從重治罪。其八輪四輪車。應置幾十輛。騾約用若干頭。通行管車官。呈堂處置。

一、議蘇州磚。查得蘇州方磚。在廠見貯者。一萬餘箇。似不敷用。合無預行彼處撫按。選委廉幹府佐一員管理。務要堅瑩透熟。廣狹中度。其應用料值。夫匠工食。裝運船價。并于贓罰料銀等項處辦。具文申部。以憑查考。但不許分毫加派小民。如解到方磚。閒有色紅泥粗。不中舊式。該管理以侵漁重究。

一、議買杉木。照得鷹平條稾等木。大工必用。見今各廠缺乏。查得通惠河道抽稅循環簿內。見有商人販到鷹平等木四千餘根。條稾等木四萬餘根。合行差官照估驗買。第抽稅例圍圓在五尺以上。買木例圍圓在一尺以上。即行文管河抽分郎中確查抽過鷹平條稾數目。并長圍丈尺。火速呈部。隨即差官照估驗買。如買到杉木。見工收時。長圍不及買數。該買官以贓論。如木商以用木緊急。多索價值。即爲停買。一面行浙直採買。一面將通灣船桅桅段。并在京商民原有買下梔段杉木。嚴禁民閒不許買用。盡數告報。兩平照估給價。以濟急用。

一、議發見錢。照得人之趨利。如蟻赴羶。兩宮竝建。用夫用匠。不知其幾。若不給散見錢。即嚴行句提。而逃亡者比比也。合無行令見工官將寶源局所鑄制錢。預算明白。用匠若干。用夫若干。用絲麻小串。責令

小委官每名一串。抵晚唱名給散。如錢短少。中攙低假等錢。許夫匠即時口稟。即將小委官重處。若侵冒數多。見工官奏請罷黜。

一、議稽查夫匠。照得夫匠衆多。該管員役。最易冒破以五作十。并庸匠稚病殘疾人夫。希圖搪塞。合行定立規式。某匠作某料尺寸若干。即註匠名料上。前一日分派。當日申刻驗收某人夫某項用若干。俱預先分派。當日抵晚驗工。如有名無人。有人無工。夫匠扣除工食。軍人不與日糧。仍行送問。如干礙內外官員。奏請究問。

一、議明職掌。照得監督者、總理之任。而巡視者、糾察之權也。職掌攸司。各有深意。若監督徇私冒破。巡視者止宜據實而糾劾之。倘兼監督之任。未免一柄兩持。事體必多掣肘。合無申明各守乃職。收受錢糧之際。監督官與內官監提督將錢糧逐項驗收。巡視科道監察之。果有冒破以小作大。以輕抵重。以濫惡抵美好等弊。點記于册。錢糧收完。即時聲說某項有弊。隨時察究。果有入己之贓。參究罷黜。但不得吹毛洗垢。以隳任事之心。

一、議加鋪戶。查得工程重大。物料繁多。本司鋪戶僅四名。豈能勝此重役。合咨都察院轉行五城御史。嚴選眞正殷實富民四名。加添應役。如該城兵馬賣富報貧。并受賄以積棍混報。及將鄉官舉監生員呈報。希圖搪塞者。當工悞事。參奏重治。第利之所在。人競趨之。強之以不堪。即義士規避矣。乞將應買物料。見工官酌量多寡。量給價銀。令其承買。買到物料。驗收之後。實收五日。到部科道掛號。次日本司給

與庫帖。遲給十日。不發實收庫帖。以需索從重論。其分派物料。新舊均勻。徇情輕重者完罪。

一、議會估。照得見今大木缺乏。庫藏匱詘。所用物料錢糧。大費處分。猶不敷用。則估計之時。不得不比常尤加詳慎。合無仍照近例。本部堂上官幷科道。會同內監。將應用物料。逐一估計量較的確數目題定。不得日後加添。致滋冒破。

一、議兵馬。幷小委官賢否。照得五城兵馬幷小委官。于工供事。必不可少。第賢否混淆。曷以勸激。合無分別賢否。年終造册。類送吏部。除不肖之極。卽行咨革外。其餘員役。通候工完。以定功罪。

一、議木植。查得嘉靖三十八年八月內題准。木植運琉璃、黑窯兩廠。抵作木柴。今用木數多。木植廣積。合無仍照前例。

一、議匿名誣揭。照得廉幹之官。上不畏強禦。下不徇私情。利于公必不利于私。積年吏書。嫉不便己。塞其利孔。懷恨中傷。或寫匿名帖。或暗投匿名揭。指夷爲跖。勢所必至。若官闢茸卑汚。彼吏書且歡同貓鼠。豈肯暗害。除官果有眞實贓私。參奏罷黜。但係匿名揭帖。不可據以參奏。仍責該城兵馬。務在得獲重究。

一、議派採楠杉大木。照得神木廠存貯之木。無論見用不敷。將來別有興作。亦當預備。是採買所不容一日緩者。除見存楠木。先行治辦外。合卽行採買。查得舊例採木。俱差本部堂上官一員督理。第川、貴、湖、廣地方隔越。兼制之。則移文往返。動經歲月。分任之。則意見不同。每多掣肘。合無卽以本省撫按兼採

木之任。司道官員聽其差委買運。錢糧任其區畫。嚴督各省藩臬諸臣。多方招募採取。應用銀一面動支本部料銀并贓罰、商稅、契稅、缺官俸薪等項。木價運價必須一一出自公帑。毋得派累小民。如各省地方官但能招徠土官進獻。或能令土夷巨商採辦者。即抵原派定數起運。其宣勞諸臣。遇應陞年資。不妨奏請加級以責成。通候木完以優敍。

一、議柏木。查得內官監開註柏木一百二十根。各長五丈至二丈。徑三尺至二尺。已經具題召買。看得柏木長圍甚大。一時召買不敷。不無悞用。合無將神木廠見貯柏木。行內監酌量作造。雖圍不合原估。不妨折足尺寸抵用。一委曲之間。可省銀數千百兩矣。

一、議砍柴。照得兩窯用柴九千七百餘萬斤。約銀一十四萬六千餘兩。乃今財用匱乏。區畫最難。查得先年修復殿堂。題準砍伐南海子樹株抵用。合無仍照前議。咨行兵部。即將題準官軍一萬名。內除量撥大石窩二千名。該部差委都把等官。督押八千名。赴海子。聽該管內監。先將不材稠密枯倒等樹。刮皮號記。照號砍伐。遠近酌量。每軍日限三十斤至廠。每一月。管廠主事會同科道驗收。計至明年二月終。木將發生之時停止。候秋再伐。其軍如有別項急用。不妨臨期酌撥。則所省柴銀。不知幾萬兩矣。

一、議稽造楠木。照得楠木巨材。稍一失用。不可復得。合無置簿三本。用印鈐記。一發神木廠。逐日開註某日某車戶。裝過某號大楠木。長圍根數各若干。二本發山臺兩廠監督官。開註某日收過車戶某等。運到某號大楠木。長圍根數各若干。下註某日用匠若干。截作某料長圍若干。其有木大過式一寸以上

者。俱令鋸解下聽用。不許斲砍。即半段頑頭。亦記數收貯備用。仍開款註銷。俱年月一次報部。小委官五日一次報司。

一、議置官車。車戶劉祿等告行。據主事郭知易呈。議置四輪官車一百輛。原題準每輛給銀一百輛。不敷置買。先要預支脚價銀一百兩。湊買車騾。工程次第。扣除脚價車銀。限五年外。照十六年題準事例查行。又議八輪改轍大車。除西華門見在三輛外。再造十七輛。每輛照估給銀五十兩。不足臨時再置。又議八輛大車所運大石。比照西華門題準事例。計騾計日給價。上卸用軍。無軍用夫。又議禁勢豪以用車緊急。勒索高價。并禁附近京府州縣車牙。凡係脚車。盡數報官。兩平雇運木石。不許私雇。違者拏究。

一、議車戶裝卸。據劉祿等告行。據主事張宗孔呈。議看得短運裝卸脚價。于萬歷二十三年酌量加增。題奉欽依。似不必別議。但兩宮所需木植。圍圓之大者。委非尋常可比。上車卸車。未免多用人力。若不稍爲寬處。誠恐拽運延遲。臨期悞事。合無自圍六尺以上者。分爲三等。量加上卸人夫工價。六尺至九尺爲一等。每根加銀一兩二錢五分。此外如更有圍大者。照例遞加。其圍未滿六尺者。上卸裝運。俱照舊規給價。

一、議呈樣瓦。據主事趙文煒呈。議看得燒造澆色甎瓦等料。必須設法稽查。始得如式。合行該廠每樣定燒如式琉璃等料二片塊箇。進呈御覽。一留御前。一發監收官爲式。以後收料。若質有厚薄。色或鮮暗。即不準收。仍給示曉諭各匠。一體遵守。毋得臨期違悞。再照琉璃、黑窯工程重大。非軍不可集事。舊規

俱見工撥用。多寡有無不一。似宜題定數目。未燒則供作。已燒則搬運。誠爲妥便。查得舊例。錦衣衛撥軍一千名。合無照舊取用。內撥七百名赴琉璃窯。三百名赴黑窯應用。

一、議庫銅鑄錢。準巡視庫藏刑科給事中楊士鴻、浙江道監察御史何爾健手本開。丁字庫貯有四火黃銅四十八萬斤。堪以鑄錢等因。隨會虞衡司郎中何湛之議得大工繁鉅。經費不貲。今議取庫中之銅。鑄錢爲流通之費。移彼濟此。誠爲良策。

一、議夫軍。照得大石料。大者折方八九十丈。次者亦不下四五十丈。翻交出塘上車。非萬人不可。合無咨行兵部。將大石窩除見在一千八百名外。再添六千二百名。馬鞏山除見在七百名外。再添三百名應用。但冬至後。班軍回衛。營軍住操。比時天寒地凍。正宜趁時發運。合無一面行管山主事。多方雇夫。一面咨該部從長議處。務令軍心悅趨。常川應役。

一、議給匠車開運工價。照得請給預支。原爲接濟。令不悞事。第今每發預支一次。必待科道會收石料畢。方出給實收。對同銷算。至銷算後。方敢再請給。仍候掛號下庫秤發。眈延動經月餘。遲緩悞事。合無比照壽宮事例。將大石窩開運銀兩。先發五萬兩。總寄涿州。馬鞏山開運銀一萬兩。總寄房山縣各收貯。一應給發。俱聽管山主事酌定數目。具呈督催物料本部右侍郎處批允。該管主事方行各該州縣正官。照批準銀數。徑給車戶石匠。取具領狀。造冊呈部。如州縣官剋減銀數事發。從重參究。前銀將完。該管官再行請發接濟。一新舊車戶劉祿張揚祿等私車官車。并見雇腳車。總計止二□□今議再行

添雇搭掛一二百輛。方可濟用。□□車戶車騾自置及官車止居三分之一。雇覓者居三分之二。若非立法聯屬。□□難免遲延退避。合無將各戶拽運大車。查開自車若干。官車若干。某雇車若干。係某州縣人。經紀某管押某。總寫一牌。每車戶各給一面。仍先將牌內車數花名。造冊呈部。及督催物料本部右侍郎呂案候。有一推故違悞者。輕則責究。重則參送。庶車輛不至悞事。

一、議大石運價。照得會估自二十二丈以下。計日計騾。已經題準外。但二十二丈以上。至八九十丈者。此等大石。先年大朝門工所取用。比時俱係外府州縣。提取車輛騾頭協運。乃一時衆擎易舉。事易就集。今本工大石自二十二丈以上。至八九十丈者甚多。提派車役。既恐累民。召募車戶。豈堪虧累。相應酌議。合無將四五六七八九十丈等石。行令管車官仰運。計日計騾給值。其車輛折損。騾頭倒傷。仍照前議。量行賠補。庶大料易於就集。各戶亦無虧累。

一、議車輛。照得拽運木石新舊車戶。除官車自車之外。仍令其多方雇募幫運。多而且急。乃奸猾經紀遂通同有車之家。指勒高擡價值。深爲可恨。及查舊時雇車。每車一輛。雇用一箇月。止價三十六兩。今工程重大。量爲加添。定以三十八兩爲則。一應附近雇車經紀。盡數籍名在官。遵照題準事理。雇募車輛。經紀不許仍前通同有車之家勒擡價值。車戶亦不許因而短少。違者各治以罪。

一、議修墊道路。照得大石窩子街中道等石。有一塊而重至十五六萬斤者。有十餘萬斤者。開運一塊。費銀千餘。道路窪陷不平。損車壞石。勢所必至。合無行令順天撫按。督責該地方司道州縣官。多方設處。

務期修墊如法堅闊平坦以便車行如或虛應故事致損車石除州縣正官分別參處巡捕官拏究外仍責令該州縣賠補原石庶人心知警不致悞事

兩宮鼎建記卷下

大工及各工附錄

兩宮梁棟長九丈圍一丈三四尺見貯楠木中繩墨者百無一二公苦之偶見故楊司馬家乘載楠木幫品事甚悉公質之于內□□公洪陽且言楠木盡壞于造船若採非五六年不可恐材亦□□□全張言不可曰此事孰敢任之公乃具呈備述于堂請題部堂如公議疏上卽報可公初計期月可完蓋以朝廷之力一人千日千人直一日耳豈意二十四年七月初十日開工十月具題堅柱至二十五年五月方得旨是月卽具題上梁至九月方得旨

廣積局積抽煤幾百十萬斤堆大如山而生木成樹矣公曰奈何以有用而爲無用也琉璃黑窯缺柴何不以此抵之呈□□□焉

夫匠日用幾千萬名公每項止用一頭打卯出名具領雖坐食而亦事體之必不可少者然鑽求紛至堂強公增數公曰各夫匠分工收功給錢自有主者頭何用而令其靡費堂奮然具題五十五名用一頭人謂之欽差匠頭不但歲費萬金各工亦譁然多事矣

兩宮匠役多甚冒破不免題準論功不論匠小委官給與見錢按功給散部官時稽查之無功者仍重懲

雖小委官不能無弊。較給匠頭散者。取効多矣。

兩宮開工。公命止用夫百名。是日同科道管工者。同至工所。報五百名。公曰。工興才始。不遵令者誰也。詢之者乃內監。公大怒。實收止出百名。

告事例者。遞狀到日卽給帖。銀完次日卽給咨。事無留宿。吏難著指赴如雲集。得銀百萬兩。惟在速之一字。

覆川湖貴減楠木尺寸疏。照得楠木。宮殿所需。每根動費千萬兩。不中繩墨。採將安用。卽頭號不可必得。亦不得遠下二三號云云。詞若嚴而寬之之意多矣。按撫不悟。猶嘵嘵也。

有中官在工作桌椅等料。藏于柴簍擡出者。公廉知之。見佯若不知然。但曰。恐有夾帶。左右一搜之。中官懼甚。亟止曰無無。公笑曰。工上之事。自今悉令我知。不然。公性命之憂在今日。中官曰。唯唯。自是奉令惟謹。事無悞者。

兩宮初開工之日。一人持書請托。公曰。予事未一行。敢來阻耶。重懲之。擲書不視。雖飲恨于人。而後來之門以杜矣。

兵、戶二部原題協濟銀各三十萬兩。宮工完。所積銀猶足門工之費。協濟通未用也。西河王疏開鑛與採木并奏。抄發戶部者。月餘未覆。忽一日申時。文書房口傳西河王疏。工部如何久不覆。立等著回將話來。堂官狼狽到部切責公。公曰。堂上不發抄。何據而覆。查工料無此疏。蹤跡久之。方得之戶部戶堂出

部幸余公在署索其手具咨稾部堂因言戶部悞事疏上必罪本部公曰易耳首敍某月日準戶部咨云云咨到日卽具覆日覆疏曰照得兩宮鼎建事關宸居卽一榱一角純用香楠杉木尤不足以盡臣等崇奉之意沿邊不過油松雜木上無所用相應停採此事關邊防西河特借大工爲名耳爾時事在必行公恐激而成之故從容具覆但言其無所用而不與之爭事遂獲寢未幾晉撫魏見泉公參疏亦至語甚厲先是百戶仲春首倡開鑛之事亦借大工爲名疏未上先投揭于公公厲叱之春懼遂不敢求下工部自是言開鑛者紛紛無敢一字求下本部者

慈甯宮石礎二十餘公令運入工所內監譁然言舊公曰石安得言舊一鑿便新有事我自當不爾累也楚參藩之命將行而尙未代管琉璃窯內監劉成從容言爲燒色淺打點費幾萬金而蓮缸貓盆之類日索不休乞給三千金公不可且曰柴土價原自倍打點費一二萬只餘耳成曰安見倍公曰燒數雖不可稽而運價有數查得原燒料一百七十餘萬用不足百萬兩宮完矣餘何往成語塞而去公復丁甯繼任者切勿予不謂持之不堅遂給七萬庫欲不空得乎

一日奉旨下部買金六千兩鋪戶苦之且言戶部有編定金行公曰戶部安肯代工部買金各戶極言一時難辦必誤賠不借也公思戶應協大工銀三十萬而兩宮已完庫貯銀尙有一百二十餘萬無需協濟遂收工商買金之票而掌稾者力稟不可公叱之出衆莫解衡司楊毓菴司徒木菴公胞弟也公夜過之謂曰戶協工三十萬金欲具題何如毓菴入言出告曰余兄極苦此事且欲求少減公曰戶果不足如肯代上買金六千則前銀可不協濟毓菴復入言木菴亟許公歸具題稾明日早進部呼寫本者

上之掌稾者曰戶定無肯替工買金之理公第曰試題之疏上報可戶無難色公去部後復有買金之事仍如公行之戶部而戶部怒裂其劄掌稾者竟不知所以也

二十年四月公受工部屯田司主事差管通積局、廣積局局各設抽分大使一員攢典一名巡軍十五名其官俸軍糧歲支一百三十餘石每年抽分解部銀多七八十兩少五六十兩即官俸軍糧取償不足病商病民不預焉公欲具題裁革呈稾署部事左堂敬宇沈公曰勿輕議遂止及查初年稅入歲不下千金該局所轄窯座自京師及通州、昌平、良、涿等處稅歲磚瓦近百萬萬後工部招商買辦而局無片瓦矣公既任其事稍一稽查即如木商王資一項漏銀一百零九兩他可知矣嗣查窯稅而中貴王明作梗公謂中貴不可制而販戶可制即出示通衢嚴諭巡軍軍民人等敢有買販王明磚瓦者以漏稅論官吏軍餘賣放者許諸色人訐告即以漏出磚瓦充賞王明窯三十餘座月餘片瓦不售哀求報稅矣諸勢要聞風輸稅即一季所收逾二十餘萬一歲所積除勳戚祭葬取用外設局積無隙地各衙門小修胥取給焉

本年九月蒙部題差委同內官監僉書王國甯監丞小火者等四十餘員修景泰皇陵鋪戶耿應禎買辦銀七千九百兩有奇節省銀三千兩灰戶沈應元灰價四千五百兩節省一千五百兩幷雜料等項共節省銀七千兩有奇該前任巡視廠庫工科給事中今大司寇張公問達題薦奉旨紀錄

二十一年冬題同內官監太監何江等四十餘員修理獻陵錢糧物料價幾四萬兩公親詣本陵徧地踏

看。卽萬金已屬浪費。歸與巡視廠庫工料給事中黎公道昭議。該本科題奉旨差工科給事中桂公有根、御史時公偕行。同公覆估。減銀一萬三千兩有奇。賑河南飢。比工完。仍省黑窯等項銀三千有奇。白城磚斧辦磚十萬有奇。

獻陵山溝兩岸舊用磚砌。山水暴發。磚不能禦也。年修年圮。徒耗金錢而無益實用。公欲用石。中官不利。蓋用磚利其冒破故也。公乃呼工上作官謂之曰。此溝岸何以得長久。對曰。須用黑城磚而灌之以灰漿。公曰。黑城磚多甚。內官何不拆二三萬用。作官對以畏而不敢。公曰。第言之。我不查也。作官如命。告之內監。中官疑不解公意。然利動其心。遂拆二萬。久不言。一日同至溝岸盡處。謂中官曰。此處舊用黑城磚。中官曰是。公曰。山水暴發。磚不能禦。砌之何益。不如用石。中官曰。陵山之石。誰人敢動。公笑曰。溝內浮石。非欲去之以疏流水者乎。中官既中其餌。不敢復言。于是每日五鼓。點卯夫匠各帶三十斤一石。不數日而成山矣。蓋原估磚二十萬。只此一處。費過不五萬。餘俱留之朝廷矣。□墳頂石重萬餘斤。石工稟稱非五百人不能秤起合筍。公謂用不逾時。而京至工五十餘里。如取夫于京。則以片時而令人往返百里。給價難爲公。不給價難爲私。乃于近村壯丁借片時。人給錢三文。費不過錢千餘。而石工完矣。

二十二年九月。內部題委建永甯長公主墳。舊規。公主駙馬墳價一萬四千兩。特恩加一萬兩。共二萬四千兩。其銀一萬四千兩。駙馬家領。修墳祠一萬兩。司禮監等內衙門公用。并無差部官修建者。緣駙馬

梁邦瑞父以白米千石請托。本部堂怒甚。遂題委公建造。止題銀一萬四千兩。其內監銀一萬。題裁矣。于是大失垂涎者之欲。怨謗併作。蜚語沸騰。就中幾有不可脫之禍。時都察掌院衷洪溪公。公師也。爲公危甚。大理卿繼山沈公陞本部左侍。當序掌部印。有勸其候公主葬畢到任。免于波及。沈雖不用其言。然一時舟外之懼。蓋人人危之矣。于時公亦徼倖竣事無他。仍荷聖母賞表裏一銀二十兩。成金并席殿五十餘間。計費僅三百三十兩有奇。殯之日。工上例搭席殿羣房等約三百間。公令擇地之隙者搭蓋。作官謂去墳遠。恐于內使不便。況此席木內使臨行俱拆去。何必用心。公令以楸棍橫穿于杉本纜眼。下埋之。席用麻繩連合。在工之人。無不笑公之作無益也。殯迄果如作官言。然木不能起。席既連合。卽以刀斷繩。取之不易。遂止。事畢。公呼夫匠頭謂曰。山中風雨暴至。無屋可避。除大殿拆外。餘小房留與夫匠作宿食所。何如衆僉曰便。公又曰。每一席官價一分五釐。今止作七釐抵工價。拆棚日席聽爾等將去。斷麻作麻刀。木作回料。何如衆僉曰便。

修榮昌長公主府第。先是估計已有成議。計銀七萬兩有奇。時公新任。適戶部尚書楊。兵部尚書石。本部尚書李。司禮監太監張誠。奉旨偕科道暨公閱視。公通前徹後。逐一看驗。殿宇寢室園廊殿門座等。俱因舊房。未有加一椽一牆者。止易瓦幷墁飾油漆等工。公細計之。卽五千金已屬多餘。乃費帑金至七萬乎。內監猶欲添銀。日夕聒擾。公分毫不加。時同事主事韓范。修內花園內監王勳。需索無已。管工者苦

之。言于公。公曰。第委之我。勳計無所之。以黑字揭帖送部。堂批查給。公置不應。勳大怒。倡言公看工。定碎公衣冠。而作官等又甚其言以相恐。且言看工須多集從人。公胥叱之。看工之日。事畢。直入其室。坐其牀。責其無狀。且謂之曰。內監與工部表裏。卽不如意。再須後來。予首司敢得罪我。爾不欲再管工耶。勳唯唯。公拂衣去。

都城重城根角下爲雨水衝激。歲久成坑。嚙將及城。名曰浪窩。監督員外受部堂旨。議運吳家村黃土塡築。本村去京城二十里而遙。共估銀一萬一千兩有奇。蒙堂批查題發司。公一見不覺吐舌。隨卽具說堂一帖。內開議得浪窩蝕及城脚。及時築塡。誠爲急務。但取城壕之土以塡塞。則浪窩得土而築之固。城壕去土而濬之深。銀省功倍。計無便于此者。若以塡坑而費萬金。恐不可使聞于人也云云。部堂怒形于色曰。城壕土蘇。雖築易敗。成大事不計小費。仍取吳家村土。如某員外議。公固執不可。部堂怒。改委主事張宗孔、羅尙賓親詣城壕。驗土覆估。該二主事驗畢回呈。俱如公議。部堂大怒。將呈塗抹發司。曙激怒原議者與公拚命。幸主事杜允繼以親故懇勸稍解。後聞科道欲參論。某始悟爲部堂所悞。向公具儀服罪。比完工。正費九百兩有奇。

神宮監修造例用板瓦。然官瓦惡。乃每片值價一分四釐。民瓦每片價纔三釐。而白晳。然諸閹陰耗食于官窯者久矣。民瓦莫利也。及公督其事。乃躬至監。謂諸閹曰。監修幾年矣。老成者應曰。三十餘年而滲漏若此。乃瓦薄惡之故也。諸閹曰。然。公乃陰飭官民瓦各運一千。記以字而參聚之。于是

邀監工本陵掌印與合陵中官至瓦所。公謂曰。瓦惟衆擇可者。僉曰。白者佳。取驗之。民瓦也。公曰。民瓦既賤且佳。何苦專用官窯。監工者曰。此祖宗制。用官窯誰敢用民窯。公曰。祖宗制用官窯爲官窯勝也。豈謂冒破錢糧。不堪至此。余正欲具疏。借監官爲證耳。遂去。監工者隨至寓。下氣謂公曰。此端一開。官窯無用。且得罪。請如舊。公不可。監工復再三祈。用官民各半。復不可。監工者知不可奪。乃曰。惟公命。第幸勿泄于他監工者。于是用民瓦二十萬。省帑金二千餘矣。

王資販檜樹千餘株。不報稅。且出飛語。公親至其地驗之。該稅銀若干。卽其地知會東城御史。及廠庫科道。比回路而當路求免帖紛至。公曰。已報各衙門矣。奈何。蓋此輩皆負大力。故急處之以絕其謀。

金剛牆實土。而在工夫止二十餘名。二人一筐。非三五日不可。公下令曰。多擡土一筐。加錢二文。以朱木屑爲記。各夫飛走。不終日而完。

凡木商運到木植。部例會估給價。乃弊端最甚。如一二三爲一號。後復以三四五爲二號。連手到底。歷年以來。漏帑金不知幾千百萬。具題改正。

錦衣衛題修補鹵簿。計費萬金。公嫌其濫。監工內臣持毀壞者胥送司。公閱之。謂曰。此諸弁畏公精明。作此伎倆。以實題疏中語耳。不然。駕閣庫未聞火。而銅帶胡由而焦。舊且腐胡直斷如切。某如公言。詰諸弁。且言欲參諸弁跪泣求免。工完無敢譁。用不足千金。鹵簿煥然矣。

辨京察疏 稿具未上　　己亥

兩宮鼎建告成勞臣功罪未著謹據事直陳以昭公道以垂信史事職聞非常之事惟非常人爲之常人之所駭而忌焉者也職固非非常人也而鼎建兩宮不可不謂非常之事夫非常之事常人不能爲而爲之者終不免即如東事甫完當事者無一人脫網矣職爲皇上完北上門完西華門今完兩宮自謂亦有微勞且私心謂讞獄者尙有議功之條秉心者咸具是非之直職以六年六月之俸陞一參議僅與循資挨俸者一例自分可以免矣不謂假借計典讒搆橫加職不足惜萬一有非常之事鑑職之轍誰敢再爲皇上鞠躬盡瘁而爲之此職終不能無言也謹據實略陳其概惟我皇上憐而垂聽焉二十五年內該監工疏有云大工之費可鉅百萬而石價居其半夫鉅百萬則一千萬也居其半則五百萬矣乃自萬歷二十四年七月初十日開工起至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兩宮蓋瓦通完金磚顏料買辦就緒止職經手發過銀兩除浙直徐州解銀六萬兩神霄殿東裕庫若玉軒板箱鑑櫃約費銀四萬兩曹天祐木價萬兩實計兩宮支費僅六十三萬有奇不及鉅百萬十分之一且鑄錢積出銀四萬有奇尙在六十三萬數內職完大工哀多益寡月費不過二萬五千兩耳職又查嘉靖三十六年修復殿堂例四川湖貴採木則侍郎劉伯躍潘鑑左副都御史李憲卿郎中李國珍李祐副使張正和盧孝達等大石窩採石則侍郎張舜臣主事李鍵浙直採木則郎中李方至吳道直因而參罷知府宿應麟調御史金燕蘇州燒磚則郎中載愬天下催徵錢糧則御史林騰蛟唐自化等四員概省直丁地歲加派銀一百萬兩則戶科給事中劉贄題

準。車騾夫匠派提北直隸、山東、河南。則歐陽必進題準。即今監工者亦曾謂職調五城人夫拽石。職俱條陳一切罷免。一官不遣。一民不擾。自謂頗有培扶根本之圖。百戶李綸奏差內官川湖採木。西河王奏五臺山採木。指揮林朝棟、張文學各奏改臨清窯于武清縣通州差官監燒。木商吳雲卿、駱金源各瀆奏買鷹杉等木十六萬根。約該價銀三十萬兩。即科臣劉道亨疏云。若非該司之固執。則十數萬帑金歸之烏有矣。職俱調停陳奏。仰荷皇上俯納。自謂頗有曲突徙薪之計。職萬歷二十一年。同少監僉書王國甯修景皇帝陵。即如鋪戶耿應禎原估銀一萬二千餘兩。部減銀四千餘兩。止留工銀七千九百餘兩。比完。職省銀三千餘兩。灰戶沈玉等原估灰價七千餘兩。部減銀二千五百餘兩。留工銀四千五百餘兩。職省銀一千五百餘兩。并磚石等。通共省銀七千餘兩。該巡視廠庫給事中張問達薦職奉旨紀錄。二十二年。職同太監何江修獻陵。原估銀八萬餘兩。部減銀四萬餘兩。該職復議。工科給事中黎□復題給事中桂□御史時□同職覆估。再減銀一萬兩有奇。比至工完。職仍省銀三千餘兩。大工所費七十餘萬。俱職親手開納事例銀九十三萬兩。內支給其助工銀。俱管庫科道固封候旨。不但一毫不取之民。抑且一毫不取之庫。自謂頗有生財節用之勞。此俱工科有本。工部廠庫節慎庫有冊。昭彰萬人耳目者。舍此不諒而信誣謗。譚暮夜。即萬古無夷齊。何有于職也。況職七年郎官。故居不能蔽風雨。吏部主事吳□兵部員外田□丁酉陝西主試同到職家。至京對職嘆息。且如參職用張經等爲心腹矣。不知所騙者何人之錢。所壞者何等之事。職不用自營利而令其各專利。恐非人情。書辦王化等。委官胡覲坤。係職二十一二兩年修

理景泰皇帝陵獻陵屯田司印信手本開送供事員役在景泰皇陵職節省七千餘金獻陵職節省一萬三千餘金可以徵各役之無能爲矣夫頭張經灰戶沈玉、沈祥等十八戶自壽宮開工直至今日四司通用止此一夫頭、十八灰戶銀錢出入亦係各監工科道并本部册籍可問而查也後因大工職去任堂官始題添灰戶八名二十五年因內工給散見錢而後投充夫頭者日衆二役用之不自職始胡爲投賄計日計驟職用主事郭□議至良法也今且罪職矣此法若廢三殿工興召募無人勢必復提民車使畿輔之民囂然震動然後知職之識遠而所全者大也實收對同數之多寡俱由監督監工誰人受賄劉祿等見在可問也至于使功使過不過借以對計日計驟耳不然職大工所用委官不下三四十員胡不指摘一人而揑去任四年餘且屯田司開送之胡覲坤耶吏部去官有册可查也鷹條杉木舊會估不知造自何宮中開藏號過關由來不知費帑藏幾千百萬兩職因買曹天佑木閱舊會估數過始看出不覺大駭隨即改正呈堂批會工科給事中徐□楊□郭□御史蔣□議僉謂職議爲妥登簿印鈐將來不知省帑金幾千百萬兩即如郎中彭主事曾照舊會估磨算曹天佑木價三萬五千餘兩內照職改正新估覆算減冒濫銀四千餘兩原册見在工部廠庫可查裁其冒濫四千兩復索其例至三千兩即三尺童子不信也鋪戶方乾係工科給事中楊□親手塗抹職與三司郎中同在曾開一言否楊□素秉直道見在可問也大工鋪戶李號因少席一領監工責三十板監督責二十板一拶李號泣曰一席值價止三分五釐又係自己賠買已打五十板一拶每戶將來錢糧不下萬餘兩全家齎粉矣因而棄家逃走職懼各鋪戶生

心解體。行兵馬指揮楊嘉慶嚴挈二箇月方獲其叔李祿。倚恃老病。通政司四遞通狀。職悉束之高閣。通政司有號簿。工部有原狀。李號見今係名在司。孰迫之逃而謂職放之也。營繕司有册有官。并本人見在。可查而問也。趙元係虞衡司鋪戶。與職風馬牛之不相及。即面貌職亦不識。有何事于職嫌而置之死。工部廠庫有册可查也。至于窯戶孫世祥。職衙門并無姓名。且大工又不用窯戶之磚。不知因何事扣其價四百兩也。不謂青天白日之下。而有此無蹤無影之誣也。然參職一事。雖若甚微。實邪正消長之大機括。恩讎報復之大關鍵。所係計典甚重。伏乞勅下吏部都察院。將職行過事蹟本册。與見在員役。通提到官。逐一研審。如職所陳有一字之欺。所參有半字之實。并查職自作主事至郎中。曾塡朝廷一件事。要工部一文錢。即將職重治。以爲爲臣不忠不廉欺君者之戒。如係借黜幽之大典。爲酬恨之奇策。乞勅吏部開送史館。俾秉董狐之筆者。直書曰。職賀盛瑞被參。某人陷之也。職死且不朽矣。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儀禮釋宮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徐

（本書校對者　周蓋侯　朱廣福　方宗武）